

漢書西域傳補注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內閣中書徐松星伯所作也指綜事類切直形勢
萬里之廣二千餘年之久如輻湊般如指植掌背范蔚宗自贊其書體大
思精爲天下之奇作星伯此註不其然歟星伯前以翰林謫戍伊犁六年
撰新疆志略若干卷既歸奏上之於是卽所經覽證引往說而爲此注夫
讀漢書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書而星伯非親歷新疆南北
路悉其山川道里風土亦不能考證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則星伯之謫
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後世讀漢書者之厚幸也爰索其本序而刻
之道光九年十一月陽湖張琦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大興徐松學

西域傳

補曰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遣擊使西國者古音國讀如城廣雅釋詁城國也後書烏桓傳有東城西南夷傳有南

域此城郭國界中國之西故曰西域按通鑑太初三年貳師將軍誅宛王漢通西域應在是年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關而不錄是西域之通在史記後史公但據張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烏孫及漢所嘗發使者安息奄塞障軒條支身毒諸國作大宛傳班固撰漢書乃分大宛傳爲張騫李廣利兩傳又採錄衛文益以城郭諸國創爲西域傳叙傳云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只不宣漢武勞神國遠基勤王師輝輝致誅大宛移移公主適女烏孫使命通通條支之湏昭宣承業柳獲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是也顏君作注
卷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烏孫國已義或未備有所引伸以補曰別之
孟堅漢書紀表志傳合爲百篇顏君作注雖依舊目而文之繁重者每篇或折爲數卷五行志分爲五王莽傳分爲三其餘第分爲上下二篇如高祖紀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馬相如傳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揚雄傳匈奴傳外戚傳叙傳及此篇是也孔穎達曲禮疏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卷字據宋本增下卷同注烏孫上俗本有自字

班固

補曰據宋本增注校本作漢班固撰

漢書九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補曰汲古閣本題作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

監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按舊書本傳貞觀七年拜秘書少

監出爲州刺史未行太宗復以爲相書少監奉詔與

周煥承乾表止之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

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多從師古之說

俄還秘書監是表上漢書時正當作少監也

武時始通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

詩曰：「海經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
臣遠居。」書王會解：「伊尹獻令正北大夏沙車。」是西

域建國助乎夏殷史記大宛傳張騫所遣使通大夏

本三十六國

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於其西北國始通於漢

爲其詩蓋已南

三十六國傳列奴者婁蘭之外惟二十六國也隋悅漢紀載西域三十六

[illegible]

國依耐國焦市國捐壽國桃槐國休補國疏勸國封頭國烏食國早陵國

渠類谷國隋立師風車桓國漢類國西沮潯國千獨胡國維乞國步車

凡二七國也。小者百萬。大者千萬。小者百餘戶。

大者六上干百今按簡氏所說國名與漢書異平凌卽卑陸渠類谷卽卑

國所治之郡縣類谷誤數爲國考此傳所載凡國五十二附見之國如

條支奄蔡黎軒天竺不與焉傳言三十六國在烏孫之南則烏孫不在數

中又言宣帝時破姑師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則孝武時有姑
師國而無車師師前後國及山北六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烏合
離亦建國元帝時屬賓烏弋山離安息大月氏康居五國不屬都護提枝
輪蓋皆漢所滅小金附國漢不禁車師之伐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
十六國者莽魏國樓蘭國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或盧國并彌國渠勒國
于闐國皮山國烏托國西夜國子合國蒲羣國依耐國無雷國難兜國大
宛國桃提國休循國捐毒國莎車國疏勒國尉頭國姑墨國溫宿國龜茲
國尉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姑師國盤山國劫國孤胡國渠犂國烏壘國也
王氏應麟不數難光以爲屬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書云至於哀平有五
賓傳明言屬都護知其說非其後稍分至五十餘書云至於哀平有五
十五國也補曰分者如姑師分爲車師及山北六國車師分爲前後國車
師後國又分爲烏合諸離國且彌國分爲東西蒲類分爲蒲類後國早陸
分爲卑陸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曰孝武時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
後國之類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曰孝武時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
羌中歸爲匈奴所得是也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姑
師樓蘭界于漢河奴絕漠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回疆
地何奴石部今外喀爾喀部及科布多城南北有大山補曰通鑑注南
塔爾巴哈台城地烏孫國在西城北山之陽南北有大山補曰通鑑注南
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
谷金沙嶺等是以今地理證之西蓋郎河里屬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
里首同底斯里郎古真崙釋氏謂之阿焉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恒格
喀巴布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爲張焉

傳及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域之南也一支過和闐西北趨千六百餘里
發爲齊齊克山又折而東爲阿喇占山復東爲喀克善山環千八百餘里統名蔥
嶺蔥嶺又折而東爲天山迤邐回鹘北至巴里坤東北而止是爲西域之北山
蓋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域之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密爾岱山英
類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和闐南之哈朗歸山克勒底雅山是北而大山今
烏什北之賁古魯克山阿克蘇北之木素爾嶺庫車北之汗騰格裡山哈
喇沙爾北之博羅山察爾通格山裕勒都斯山吐魯番北之博克達山
巴里坤南之中央有河說文曰塔里木河東流亘西域中東西六千餘
里南北千餘里補曰今回疆輿地以烏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
里東則接漢補曰此據置敦煌郡阨以玉門陽關西界師古曰阨塞也補
也日敦聖者敦聖郡也郡有敦煌縣龍勃孫今之敦煌縣治以玉門陽關後魏
縣地縣治以高昌爲漢龍勃孫郡地志云陽關在焉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
改龍勃孫爲焉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焉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
縣西北一百一十八里是二關皆在今敦煌縣治之西南焉昌縣志云敦煌縣
志玉門關在焉昌縣東二十步焉昌與瓜州同治在今安西縣城西南故
高居蒲使子關記云肅州渡金河百里出陽關二關汲古關本作陽關今據宋本
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都鄉河出陽關二關汲古關本作陽關今據宋本

改西則限以蔥嶺

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上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補曰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即蔥嶺之一山山上

悉生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師古曰屬聯也青之欲反補曰葉兩羌和開境南諸山自和闐南復

東出經羅布淖爾南又東經安西州南又東經青海甘肅州南又

東經渭水之南為武功太乙諸山又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為終

南山言西域南山至此而終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

也一名太乙又引福地記曰終南山太一山在長安西南五十里金城郡漢

書地理志昭帝始元六年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子闐

字與寘同

置今甘肅蘭州府西界

音徒賢反又徒見反補曰後書作子寘顏君故據以生義河有兩原者特

據兩地言之其實河有三源也河出蔥嶺者二一日蔥嶺南河其河東源

為聽雜阿布河西源為澤善勒善河合為葉爾羌河一日蔥嶺北河其河

西源為雅瑞雅爾河東源為烏蘭烏蘇河合為喀什噶爾河出子闐者今

一子闐即今和闐其河東源為玉龍喀什噶爾河在南山下補曰南山者今

河西源為哈喇哈什河合流為和闐河

曲底雪山在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補曰和闐

十里水經注謂之仇摩爾其南通街藏

南山出東北流玉龍喀什噶爾河經額里齊城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巴克阿克

又各北流三百餘里而合為和闐河又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巴克阿克

集之地蔥嶺北河蔥東注蒲昌海補曰和闐河與蔥嶺南北河既合經阿

嶺南河皆自西來會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而東流是為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又東至庫車城東南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西南有博斯騰澤水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澤千四百餘里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自和闐河惠嶺河合流之地至蒲昌海千四百餘里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郡澤者也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別堅行人所經畜產皆布鹽之北接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海亦有一湖澤之星日少禽多鬼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海亦有一湖澤在焉也史記索隱曰鹽澤鹽水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湖澤在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半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曰湖澤在昆侖山下今回部語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之東羅布澤兩在今吐魯番城謂之羅布澤兩海西北至羅布澤兩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按水西南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澤兩相去千餘里經注云東望湖澤河水之所謂酒也其源澤澤泡迤東去玉門陽關三千餘里是漢書傳寫奪千字王懷和先生曰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即千三百餘里之誤郭璞西山經注及兩雅音義引漢書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廣袤三百里廣袤三四百里郭璞西山經注同今測澤兩東西兩之也廣袤三百里廣袤三四百里郭璞西山經注同今測澤兩東西兩二百餘里北有開池三南有方備池四懷祖先生曰本作廣袤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人據漢書刪之御覽引水經注作廣袤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並作廣袤人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袤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並作廣袤

三四百里郭璞爾雅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並引作廣表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

補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其水激湍冬夏不減初學記引此傳作其水

淳冬夏不減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亭與亭同古字通說文有亭字無亭字

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爲中國河云

補曰羅布淖爾水潛於地下東南行千五百餘里至今

麗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壁皆黃赤色象古語謂石爲齊老謂北極星爲

嚙達素謂黃金爲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

勒坦嚙達素齊老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歛爲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爲

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卽元史所謂火

敦騰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東南流百三十里滿爲札浚淖爾又出淖爾

而東南折而南五十里諸爲鄂浚淖爾又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

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又東北二百四

十里經阿木奈馬勒占木遜山南麓卽大積石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

湟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今在西寧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卽禹貢

導河之地自古言河源者多不丁確此傳綜括詳盡蓋孟堅迎北羣子親

至私渠海定遠道長西域本其家乘以爲國史故所言地形與今若合符

節惟謂重源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訛而後僞異議有指河州之小積

石爲禹貢之積石轉以班君所言積石爲妄又謂孟堅載張騫窮河源事

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穆悠之論不足依據唐辨機西域

記云阿那婆答多池北而頗低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卽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蓋初唐人猶祖孟堅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補曰隋書裴矩傳自敦煌至於西海之說也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從銀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藥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仇延酒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與此兩道異者漢時兩道皆在天山南山北爲匈奴故無道也隋旣有山南之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隋之南道今不置驛漢之北道隋之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隋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犁者由之後魏書西域傳又言出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三百里至伽倍焉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按至鄯善至車師特入西域者徑行之處漢書所不載其云二道皆經莎車卽漢之有通是言西行者實生一道而已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爲人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善上謂反傍青步浪反波音彼義反南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張騫傳並南山謂此也史記秦始皇本記並勃海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並傍皆傍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

波傍也音該段先生以波爲波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沂河山顏君彼注云沂逆流而上則此云循河者亦沿沂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沂塔里木河蔡爾羌河之南岸以達葉爾羌境後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漢紀作浪則謂渡蔥嶺南河義亦通師古曰氏音支補曰山海經作月支支氏通南踰蔥嶺則到賓

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

爲北道補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出山

爾烏蘇河以至今喀什噶爾境按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爲塔里木

河北明西域中央只一大河水經注以爲南河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

河各自注海則中央有二河據此傳文足明其誤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

宛康居在蔡焉耆補曰大宛康居亦可從南道康居之境南北長卑圍城

言南道八國也陳湯傳云從南道踰蔥嶺大宛是宛亦從南道之證

奄蔡通龜注引杜佑曰奄蔡後爲焉耆焉耆在西域東不得致於奄蔡

之下耆字衍文流俗因焉字妄增慎祖先生曰景略本無耆字通鑑與景

祐本同則北宋本尙未誤漢紀考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焉下皆有耆

字後人依誤本西域諸國大率十耆師古曰言耆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

不盡之詞以有休循捐毒諸塞種故不盡爲土有城郭田畜與匈奴孫

者一切輕音義引字書著相附著也馳畧反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補曰有城郭故

山南同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匈奴西邊日逐

落事游牧同漢時匈奴烏孫俗故謂舊時見下文頡頏注匈奴西邊日逐

王補曰匈奴傳言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

擲爲日逐王蓋置在太始時此傳木孝武時言當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

云右谷蠡或右大將也西邊者何奴右部界西域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

補曰匈奴左右大都尉在二十四長之列二十四長又各置都尉使領西域

尉通鑑注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禮記樂記注領猶治理也常居焉

膏危須尉黎蘭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補曰三國在百域北

充國傳問者匈奴曰於西方問烏桓來保塞自周襄戎狄錯居涇渭之北

忘兵復從與方起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自周襄戎狄錯居涇渭之北

師古曰錯雜也補曰匈奴傳武王伐紂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後二百餘年

周道衰穆王伐狄戎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怒而與狄戎共攻殺幽王

於麗山之下一遂取周地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涇渭水多漢志

安定涇陽下云開頭山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

百里龍西首陽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

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平涼府西南開頭山在府西

百四十里陽陵故城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過郡三安定扶風

焉。嶺也。首陽卽今涇源縣。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船司空城在今華陰縣北五十里。過郡四。隴西天水扶風。京兆也。今涇水自甘肅平涼府西開頭山之涇谷東流。經平涼府城。北又東經涇州城。北又經陝西之長武邠州東南。經淳化永壽醴泉咸陽涇陽高陵而入渭。渭水自甘肅蘭州府渭源縣鳥鼠山東流。經鞏昌府北寧遠伏羌通渭秦州清水又經陝西之隴州鞏昌岐山扶風郿縣乾州武功。蓋屋與平鄠縣咸陽西安府北。虜道高陵黃州華陰而入大河。渭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州地。渭水及秦始皇攘北今鞏昌府平涼府邠州地在。用時爲西戎。白翟義渠所居。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爲中國之境界也。補曰。通鑑蒙恬斥逐匈奴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遠遼而北。史記正義曰。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爲北界。戎狄正役本作夷狄。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青土高反。補曰。地理志。隴西郡有臨洮縣。故城在今義引。括地志。臨洮卽今洮州。在京西千五百五十里。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補曰。謂以廣威德而張竊始開西域之迹。補曰。史記大宛其後驃騎將征伐爲事。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補曰。匈奴傳元狩二年過焉者。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謀之。昆邪休屠王恐謀

降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

號十萬按霍去病傳以此爲元狩三年事去病於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則

去病傳是渾邪匈奴傳功臣表皆作昆邪遂空其地補曰史記大宛傳渾

願君去病傳注渾下昆反蓋音同假借字師古曰令音鈴補曰地理志令居在

金城河西西並南山始築令居以西金城郡孟康注令音連按鈴連雙聲

至鹽澤空無匈奴始築令居以西金城郡孟康注令音連按鈴連雙聲

字匈奴傳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水經注湟水逕初置酒泉郡地理

允吾縣北爲鄭伯津與河水合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初置酒泉郡地理

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後稍發徙民充

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肅州地後稍發徙民充

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匈奴古曰敦者徒門反補曰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

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應劭注敦

大也煌盛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按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肅

府茂遠今肅列四郡據兩關焉者分由之傳言出陽關自近者始曰然羌

州凱煌縣列四郡據兩關焉者分由之傳言出陽關自近者始曰然羌

緒羌在南道也武帝時則車師出玉門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

通玉門李廣利傳伐大宛天子使使遮玉門車師大宛在北道也而去胡

末王亦守玉門關傳又言自玉門陽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

闢出南道悉郡善是兩關仍得相通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

多遣使來貢獻使來獻是周伐宛而張儼李廣利傳貳師將軍之東諸所

過小臣聞宛破皆使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

其子弟從入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

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爲得其職耳得職者

不失其職也懷祖先生曰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

自火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言皆

得其所也哀十六年主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

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失職使

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鼓真孤獨高年帛母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

寡老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廣漢傳曰廣

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師古彼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

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

補曰有二道一由哈喇沙爾至羅布淖爾

里地皆沙漠亭謂如下傳至校尉府有諸亭之亭非秦法十里一亭也

而輪臺渠犂皆有士卒數百人錢氏大昕曰臺頭聲相近顏君李廣利傳

注輪臺國名渠犂武帝紀臣瓚注西域初國名蓋西域小國漢置使者校

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補曰西城屯田之官皆爲校尉此

以後改爲都護遂無使者校尉之名而其副猶稱副校尉後書云武帝置

作屯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補曰據傳有樓蘭

南道入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騾食又曰漢使至非以幣物不得食皆

漢使因糧外國之證所以省商榷之勞費得積穀以威西國也使外國者

通考引作外國使者或西域貢至宣帝時遣衛司馬補曰百官公卿表衛

獻之使漢以此為厚給義亦通至宣帝時遣衛司馬尉屬有諸屯衛候司

馬二十二官顏君元帝紀注云衛司馬郎衛使護鄯善以西數國補曰鄯

尉入屯之衛司馬鄯善傳以侍郎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吉傳使

護鄯善以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曰史記正義

西南道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曰史記正義

師歲天大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曰史記正義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

二年秋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鄯善傳以侍郎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吉傳使

國補曰天山也今博羅國山姑師地正今吐魯番及奇臺縣阜康縣境分姑師為車師前後國且彌東西國卑陸前後國蒲類前後國共八國

後不數西且彌卑陸後國者或已為他國所并時漢獨護南道不能盡并北道也然何奴不自安矣補曰史記樂毅傳并虜趙楚韓魏燕之兵

病歟血罷兵使題王都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補曰匈奴傳單于

卑胡大等入漢請和親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二年擢行胸縱單

于初立因惡日逐王先賢擇素與護鄯善以西使者鄧吉迎之既至漢封

單于有厚節率其眾數萬騎歸漢

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

補曰鄭吉傳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犂龜

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口逐王爲歸德侯宣帝詔曰都護西域

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功効茂著其是歲神爵三年也補曰按

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功臣表作安德侯誤

鄭吉以三年四月壬戌封先賢揮以三年四月戊戌封而宣帝紀言神爵

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揮將人衆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

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蓋迎日逐破車師爲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補

年事封侯爲三年事紀特終言之當以此傳爲正

御覽引會稽典錄云鄭吉既破車師降日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

逐威鎮西城日逐并護車師以西北之道補曰顏君鄭吉傳注都猶大也總

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都護於城郭國也按鄭吉既破

車師即并護北道故封侯之詔已稱都護是都護之置在二年秋百倮僕

官表作地節二年初置誤以神爵爲地節此傳作神爵三年亦誤

都尉山此罷補曰通鑑注日逐王既降西域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補曰

匈奴內亂五單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條

于爭立是益弱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反鞬音居言反補曰下言披莎

車是地近莎車故水經注以爲自輪蓋徙莎車第通檢漢書絕不見莎車

屯田之事且遠于烏壘千餘里非都護與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車爲車師

之訛徒田北胥韃卽下傳別田車師特水師古曰披分也補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補

經注已然是卿氏所見漢書已同今本師古曰披分也補

塞夷庚杜注也田校尉始屬都護補曰卽下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

云披猶分也也田校尉始屬都護補曰卽下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

師古曰督視也補曰兼動靜補曰動靜二字當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

護北道故特言北道國動靜補曰動靜二字當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

可擊擊之日謂得便宜行事都護治烏壘城補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

皆鳥壘城地宋祁曰烏壘下蓋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補曰舉陽關

本有孫字松按蓋因烏孫致誤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補曰舉陽關

經注引作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補曰渠犂西漢屯茲東川東漢

玉門陽關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補曰渠犂西漢屯茲東川東漢

岸故土地肥饒自車兩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補曰鄭吉傳中西域而

楚南至河岸二百里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

注中西域者言最處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

師古曰披分也補

義一說戊巳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所方位而戊與巳四
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戊巳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
三省以爲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顏君前說爲是吳氏仁傑又引馬融
傳注謂戊巳居中爲中堅二校之說取其居屯田之中又引王氏彥賓說
戊巳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爲名松按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
非無常治者顏君前說亦不爲得唯漢官儀服勝之說爲近蓋屯田校尉
所以鎮匈奴而安西域西城在西爲金屯田車師前王廷補曰後王廷近
匈奴在北爲水戊巳生金而制水耳
考漢時屯田車師前王廷方罷渠犂之屯故陳謨傳言發車師戊巳校
尉屯田吏士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
不言渠犂
匈奴傳擊匈奴蒲類澤得單于使者蒲陰王蒲陰謂在都護分車師後王
蒲類之陰卽蒲類王也茲力支不見功臣表蓋未侯
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補曰蒲類王舊在車師後國東今自宣元後
單于稱藩臣補曰匈奴傳呼韓邪單于郅支單于皆遣子入侍事在西域
甘露元年帝紀作五風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入侍
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
耳補曰漢吳仲山碑出入

兼詳亦信
詳爲翔

出陽關自近者始

補曰傳敘諸國以南道始北道終自鄯善至烏弋山離南道也以次而西南其道經蔥嶺東南以至嶺之西南

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四國東入蔥嶺經其國白南

毒二國莎車傍蔥嶺西山之東不當烏弋山離道故下蔥嶺經其國白南

道北行至北道得疏勒以次東北至焉曰姑羌而遮反補曰御覽引說文

者焉者之北即天山車師地於此終焉曰姑羌而遮反補曰御覽引說文

日羌西姑羌戎牧羊人从人牧羊孟以兒音姑兒姑雙聲也頗君音用蘇

林說見趙夫區傳注姑羌戎或單言姑羌國傳奉世將姑月天共四千八

衛方今哀牢都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曰頗君匈奴傳注云爲其去胡而

善姑降附歸德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曰頗君匈奴傳注云爲其去胡而

來降漢故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姑羌爲最近都善

以爲王號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姑羌爲最近都善

之地五翎侯五小王所處不一皆特言陽關記其道里其餘往來孔道兩

關得通故所不言按宋祁校言越本八作六今校以樓蘭去陽關長安寧

數作八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曰長安黃京兆尹縣今西安府長安城寧

者是長安知陽關之去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

長安四千五百里在陽關西南蓋與姑羌雜處者孔道張騫傳作空道

國傳頌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蓋與姑羌雜處者孔道張騫傳作空道

頭君注鑿空云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故西域傳謂之孔道張騫傳作空道

日孔道鑿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

土公注日孔大也太元美次五日孔道夷如蹊路微如說文云孔通也大

道亦謂之通道今俗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曰勝

語猶云通衢大道矣補曰勝兵者謂能操五兵而戰也傳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末

惟屬安安息烏弋山離三國不言戶口兵數傳舊唐書吐谷渾傳作且末傳或言接或言至按于闐言北與姑墨

技而姑墨言南至于闐補曰後漢書西羌傳南接蜀漢徵外蠻夷西

爲文非隨畜逐水草不田作補曰後漢書西羌傳南接蜀漢徵外蠻夷西

有異義補曰後漢書西羌傳南接蜀漢徵外蠻夷西五穀以產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曰鄯

收爲業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曰鄯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牌也師古曰拍音拍牌音

矛服刀劍江校本弓下無矛字釋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補曰姑羌種與

名曰短刀曰拍牌帶時拍體旁也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補曰姑羌種與

立西羌傳故因西域補曰姑羌種與道里所經併言之

鄯善國本名樓蘭補曰水經注澤在樓蘭國北打泥城故彼俗謂是海爲

漢書曰樓蘭烏孫王治打泥城師古曰打音一胡反補曰御覽注云打音

是未改國名之證補曰御覽注云打音謂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爲新去陽關千六百里補曰魏書自玉門渡流去

城也魏書曰所都城方一里補曰魏書自玉門渡流去

長安六千一百里

補曰傳凡言去長安者四十九

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

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

補曰西域置輔國侯者二十二國凡二十三人

卻胡侯

師古曰卻音即略反其字從口音

師下皆類此補曰凡言卻胡擊胡者皆近匈奴之國焉當與都善有卻胡侯疏勒龜茲有擊胡侯龜茲有卻胡都尉胡君危須焉耆有擊胡都尉

危須又有

都善都尉

補曰西域置都尉者三十一國惟此與精絕繫國名為官

擊車師都尉

補曰西域

擊胡君

補曰此因匈奴官名顏君匈奴傳

擊車師君

補曰西域凡

一在左右且渠

補曰此因匈奴官名顏君匈奴傳

擊車師君

補曰西域凡

焉耆蓋都善龜茲

各一人譯長二人

補曰西域凡置三十九人猶今之通事

焉耆皆近車師國官皆用其國人爲之而佩漢印綬猶今之同部伯克第官制亦非定於一時都善之名定於元鳳間其前不得有都善都尉車師破於宣帝時其後不得有擊車師之稱

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

補曰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曰下云山

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

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曰下云山

經注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傳

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相接故漢

墨字顏君因爲山居之說非也

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

相接故漢

每使樓蘭

地沙鹵少田

補曰佛國記都善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宅

擊車師

地沙鹵少田

國其地崎嶇薄瘠

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國出玉補曰今未聞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

反補曰蓋奇田且末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葵而細無芒其

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柔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

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

訛呼淚爲律檉者樹之汁非必蟲食其性大寒治口齒可已馬白草狀益食爲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其性大寒治口齒可已馬白草

君說是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在堅實心可民隨畜收

爲著未神曰注文工字別本作匠汪校本銀下無也字今字

逐水草補曰魏書曰地有鹽馬多聚七師古曰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補

各反又音託知水泉能作兵與媯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

宛諸國補曰張騫傳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

德偏於四海天子欣欣以爲言爲然通令因蜀犍爲發問使數道並出

驛出各出徒叩出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補曰史記大宛

皆各行一二千里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樓蘭姑師當

使張騫傳漢使數百人爲輩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樓蘭姑師當

道苦之

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補曰通鑑注漢出攻劫

漢使王恢等

補曰按大宛傳漢使王恢等尤甚是攻劫之端起於漢使外

國因以發難史記集解

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

補曰大宛傳匈奴兵遮持意

引徐廣曰亦作怪

擊使西國者按百官公卿表張騫拜大行令在元鼎二年史記以漢使多

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

補曰如張騫傳言諸書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

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

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補

休屠及郡兵數萬擊姑師

補曰大宛傳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何

表從票侯趙破奴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泥野侯趙破奴傳

亦云封泥野侯在焉何河將軍後一歲是先於元封二年將屬國騎及郡

兵擊姑師

王恢數爲樓蘭所苦

補曰史記集解引徐

上令恢佐破奴將

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

補曰大宛傳

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

補曰按功

以捕得車師王侯是樓

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

師古曰暴謂顯揚

舉動作困技是時惟大宛未通烏孫已遣封破奴爲泥野侯恢爲浩侯蘇

與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困之漢書義長

日浩音吳補曰泥野侯封於

元封三年浩侯封於四年

自酒泉鄯列亭障至敦煌郡之玉門關也亭樓蘭旣降服貢獻匈奴聞發

兵擊之補曰匈奴傳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拜郭昌爲拔胡將軍於

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補曰武帝紀太初元

廣利發天下諸匈奴欲遮之補曰太初元年李廣利引兵至祁連山欲

民西征大宛

遮漢使且廣利土財數千皆饑罷不得言兵盛按廣利傳廣利引還往來

二歲歲餘出敦煌盡再出兵在太初三年匈奴傳云其秋匈奴大入雲中

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

略數千人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敗卽三年秋也

貳師兵盛不敢當

補曰李廣利傳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

是兵卽遺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補曰因樓蘭時漢軍正任

盛也

文將兵屯玉門關

補曰任文見匈奴傳是年爲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

擊右賢王救酒泉張掖者

日距抵拒也說文無拒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

字依許藝距當作距補曰太初二年漢以貳師將軍伐大宛使李陵將五校兵隨後見李廣傳任文之後距蓋亦隨貳師軍後故便道至樓蘭將詣闕簿責

王師古曰以文傳一責之傳音步戶反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

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使侯伺匈奴

奴補曰通鑑伺作司注云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

補曰樓蘭既虜復歸國自元封三年至此凡十六年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

下獄室宮刑補曰三輔黃圖獄室行腐刑之所也顏君獄室注見張安世傳注故不遺報曰侍子天子愛

之不能遺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補曰即傳所謂後王水經注以為傳介子糾殺樓蘭王更

立後漢復責其質子補曰據下傳文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傳介子亦遣王換

一子質匈奴補曰即安歸也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

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

繡母也

補曰樓蘭用匈奴俗

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

補曰據此則安歸尉屠者於後王爲昆弟

故水經注亦稱尉屠者爲前王貢子

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

年人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

補曰史記索隱引樂彥曰垂邊也

近漢當白龍堆乏水

草

補曰匈奴傳注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

補者文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魏書鄯善北即白龍堆按即今噶

順沙竹千餘里無水草

常主發導

補曰大宛傳爲發導譯抵康居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

負水儲糧送迎漢

使

補曰今經沙漠者皆頂儲糧水韋昭齊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

補注背曰負肩曰備送迎汪校作迎送

漢通

師古曰艾讀曰又補曰崔陽憲王欽傳懲艾後復爲匈奴反間

師古

音居夏反補曰安

數遮殺漢使

補曰按傳介子傳樓蘭王殺漢使者衛司

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

補曰匈奴語爲名久在漢故曰降

元鳳四年大將軍

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

補曰樓蘭國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

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平樂監功臣表作平樂監監張安

漢書景帝傳補注

卷上

世傳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蓋平樂觀也

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

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

補曰傳介子傳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

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

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

語補曰傳介子傳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

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

補曰

子傳刃交何立死

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

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母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

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漢

連文馳傳詣闕師古曰傳言張懸反補曰漢官儀奉夏書使致誤馳傳詣闕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縣首北闕下

補曰北闕未央宮之北門在北司馬門之北長安志引顏君注曰未央雖

南闕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按蘇武傳亮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何

曰未央宮北有元武闕所謂北闕按蘇武傳亮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何

安城內或築街卽北闕下之街

封介子爲義陽侯

補曰功臣表以元

四年七月已巳封

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

補曰說文鄯善西胡國也

爲刻印章

補曰

衛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印繫驄紐文曰章此蓋罷異之比于單于

賜以宮女爲夫人

補曰漢舊儀宮人

上侍皇后以下

備車騎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曰李善二京賦注引

年三十五出嫁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孟康曰橫音光補曰三輔

有衣爲輜車後

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

一門曰橫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門外有橫橋古韻橫光同部水經注

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無將祖而遣之

補曰顏君劉屈氂傳注祖

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

子在恐爲所殺補曰通考國中有伊循城補曰馮奉世傳使大宛程鄭善

其道御覽引脩作循後書獻帝紀吳脩袁紹傳作吳循循脩雙聲字水

經注河水逕伊循城北又東注澤澤在并泥城是伊循在樓蘭國西界

地肥美補曰伊循城爲注賓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

是漢遣司馬一人

補曰蓋亦入

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師古曰填

補曰水經注云敦煌索勵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賓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胃隄勵屬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謂精誠呼沘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勵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誰叫且刺且射大破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其後更置都尉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是伊循屯田之事也

補曰都尉秩尊於司馬伊循官置始此矣

補曰水經注言鄯善國治伊循城蓋以地肥美徒都之

此漢官與郡善都尉異

善當漢道街

補曰說文作街通道也

以西入今

和闐 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

補曰按水經注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

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且末

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

里

補曰且末至鄯善七百二十里鄯善至長安六千一百里故且末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

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

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將

右將者十九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

國凡四十人

犂補曰且末北界且末河蓋與尉犂以河為界尉犂南至小宛可三日行

犂犂云南接鄯善且末是尉犂在且末東北界

預君張騫傳注云不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按傳有言馬行若干

日者此當為步行據小宛去長安里數則且末至小宛三百九十里是步

行可三

有蒲陶諸果補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西通精絕二千里

日也補曰西域出蒲萄荊州出竿蔗

作三千今從宋本改按西精絕國言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則且末通

精絕正二千里也魏書云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

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通

候亦即將甌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殆是即通

精絕之路也

小宛國王治并零城師古曰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補曰尤小

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補曰

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補曰以在且

西域置左右都尉者

十九國凡四十人

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補曰戎盧于闐

里東西者蓋小宛渠勒二國所據之山谷近

於南其實羌包有南山此亦當云南也

士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補曰去陽關當四戶四百

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

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補曰水經注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傳又言渠犂南接精絕是

精絕北境以河爲界過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陁補曰說文阨塞也陁

掘也陁俗作陁此漢書相沿用俗字又按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

說文陁字下云阨陁也是漢時有此語亦曰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犂百至龜茲五百八十里是知精絕國境

亦曰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犂百至龜茲五百八十里是知精絕國境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補曰去陽關當戶二百四十口

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傳凡無官之國十三餘遠

亦無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

勒接辟南不當道補曰傳言不當道之

國三皆與婼羌相屬

扞彌國

補曰史記作扞柔塞原曰扞柔國名也按扞即扞字之訛彌柔音同

王治扞彌城

補曰漢紀作拘彌

去長安

九千二百八十里

補曰扞彌至精絕四百六十里精絕至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故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也去陽關當

四千七百八十里

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

補曰漢紀以爲

次大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

補曰西域置騎君者十一國凡二十一人譯

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

北與姑墨接

師古曰龜音邱茲音慈正言屈支也屈音居勿反補曰與龜茲接壤故項子實於龜茲

西通于閼三百

九十里

補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漢紀云拘彌去于真三百里按後漢書永建四年于真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是知接

壤今名寧彌

補曰今謂孟堅作書時也扞彌爲寧彌亦猶樓蘭爲都善今名俗本作今日

渠勒國王治犍都城

師古曰犍音居言反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四百五十

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東北至都護治

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

補曰不言南者戎盧在東于閼

在西皆南接姑羌

此南亦姑羌可知

于闐國

補曰史記作于寘索隱曰寘音田又音殿唐西域記作瞿薩旦那國注云俗謂之漢那匈奴謂之子適諸胡謂之鄯旦印度謂之屈

丹齊曰于闐說也一切經音義梵言薩旦那此譯云地乳國其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因以名焉按爲今和闐地

王治西城

補曰後魏書云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

補曰于闐

所都城方八九里新唐書其居曰西山城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

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按新唐書言唐兵四千入蓋其時并有戎盧并彌渠勒

皮山五國地

輔國侯

補曰後書西域

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

補曰後魏書于

故兵強也

輔國侯

傳有輔國侯仁

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

補曰後魏書于

閼部內有大城五又云城東有大水城西亦有水然則于闐所治之西城爲今額里齊城其東城或玉龍哈什城歟東西城長蓋分治之

譯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

補曰後魏書東去

南與

姑羌接

補曰後魏書于闐在蔥嶺之北二百北與姑羌接

補曰今南北二

界姑羌在北河之北也後于闐之西

界姑羌在北河之北也後于闐之西

補曰水經注

水皆西流

補曰百城記

魏書北去龜茲千四百里

引作以西

水皆西流

補曰百城記

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扼蔥嶺西接波斯東南大雪山北擁鐵門
縛弱大河中境西流按大雪山在于闐南山之南又東扼蔥嶺是觀貨邏
地在蔥嶺西南縛弱在注西海補曰水經注引作注于西海則其東水東

其中受正當葱嶺西矣氏言其水至安息注雷海其東水東
流注西海後魏書于闐城東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
其西亦有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按此二水即于闐河合

以東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補曰水經注引東土異物志
流注西海後魏書于闐城東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

嶺在于多玉石師古曰玉石之璞也一日石之似玉也補曰後魏書言
關西也多玉石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出玉石又曰山多美玉唐西域記

言產白玉戴玉今和闐采玉皆于水所采皆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唐
漢書前說是注中玉石二字據宋本增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唐

域記所句連國東八百餘里爲于闐後
魏書蒲山國在于闐南從南爲西之訛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補曰後魏書蒲山國故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十里補
也居皮城是皮山城亦曰皮城去長安萬五十里

子闐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皮山去于闐三百八十里戶五百口三千
故去長安一萬零五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五百五十里

五百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
以爲小國

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秬國千三百四十里郭氏曰烏
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秬國千三百四十里

師古曰烏音一加反托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鸛耳非正音也補曰顏君讀烏爲鴟鴞與鴟雙聲字按皮山去都護四千二百九十二里烏托去都護四千八百九十二里是烏托遠于皮山僅南與天篤接補曰張騫傳六百里此言兩國相去千三百四十里疑有誤南與天篤接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注引鄧展曰毒音篤又引李奇曰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後漢書杜篤傳又作天督一切經音義云天竺今作篤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印皮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良以彼土賢聖相繼開悟羣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後書云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罽賓國皆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補曰水經注河水白蒲舉國東逕身毒之地

西南當尉賓烏弋山離道

補曰後魏書蒲山國西南三里有東凌山按子合云東接皮山山西接烏托尉賓云東至烏托

西南接烏弋山離道是由皮山至尉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補曰子合云北接莎車子合在皮山之西

故皮山西北通莎車

烏托國王治烏托城

補曰後魏書備於摩國其王居烏托城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皮山之去長安已萬五十里烏托遠於皮山不容去長安反近疑有誤

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

勝兵七百四十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

子合蒲犁

補曰蒲犁是蒲犁又在子合北

西與雞兜接

補曰縣度亦在國西山居

田石間

補曰水經注作佃于石壁間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有

有

白草

補曰後書云西夜國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

累石爲室民接手

飲

師古曰白高山下豁洞中飲

出小步馬

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

定

師古曰今所謂百步千步者也

豈謂其小

種乎補曰依顏君所說今俗謂之

碎

走但馬之能步能驟各不同豈一萬所出盡能如一

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

師古曰縣度也縣古懸字耳補

此

多則善馬馬形雖小而耐

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

師古曰縣度也縣古懸字耳補

日

水經注引郭義恭曰鳥耗之西有縣度

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

補曰

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

補曰據此文是鳥耗城至

縣度者石山也

補曰

通典引作名山云在

鈴谷不通

補曰鈴谷御

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補曰郭

渴槃陀國南四百里

縣度之國蓋後

人因山爲國耳

鈴谷不通

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補曰郭

西夜國

補曰後書云西夜一名澤沙後魏書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元和姓纂悉君古西掖國人是西夜又作西掖

王號子合

王

補曰范史漢書以西域子合爲一國然考之傳文依稀無實烏丸

別言子合出玉石載然爲二國惟蕭草下兼言西夜子合而水經注所引

之古本仍無西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有連言二國者如烏弋山離云與

犂軒條支接尉犂山國云與鄯善且未接豈得以文義相屬遂指爲一國

手比傳所言地理謹以他書皆是子合之事蓋漢書西夜國王號子下有

戶口兵數及匹王之王號子治呼健是號子與子合牽連爲一范氏之論

爲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治呼健是號子與子合牽連爲一范氏之論

記云西夜國王號爲子合王治呼健谷師古曰健音鉅言反補曰後

呼健谷爲句是猶未考後魏書也治呼健谷書健作健佛國記自子合南

行四日入葱嶺山嶺唐書子合在葱嶺中谷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

當五千七百

里

五十一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補曰漢紀

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

十六里東與皮山

補曰佛國記法顯自子合行二十五日到子合國蓋于闐西通皮山由皮山以達于合

西南與烏

耗北與莎車

補曰後魏書渠莎居

西與蒲犁接

補曰蒲犁言南接子合

南

犂及依耐無雷國

補曰古曰耐

皆西夜類也

補曰五國同

西夜與胡異

補曰

武通紀注渠犂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爲胡故後書渠犂傳焉援傳皆稱西域胡說文謂之西胡段氏曰說文西胡凡三見言西胡以別匈奴之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曰商頌箋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蓋羌與氏爲一隨畜逐水草

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補曰持言之以別西夜

蒲犂國王治蒲犂國

補曰蓋亦意嶺谷

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五千五百里

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

九十六里

補曰蒲犂由莎車至都護治當作二千三百一十二里

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

補曰子合云西接蒲

犂北接莎車此云東至莎車蓋東北也五當作七

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

補曰疏勒在莎車西北至犂在莎車西故得北至

疏勒水經注河水自依耐東流逕蒲犂國北爲蔥嶺北河

南與西夜子合接

補曰水經注無西夜二字

西至無雷

五百四十里

補曰蒲犂在無雷東北西下當奪南字

候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

補曰蓋越依耐以耕種

俗與子合同

補曰上言蒲犂類西域此言種俗司子合互文見義

依耐國王治

補曰懷祖先生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不言者闕文也下文難兜國王治同

去長安萬一百五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

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

補曰

漢紀以

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

補曰依耐由蒲犂至都護治當作二千五百餘里至

莎車五百四十里

補曰依耐北接疏勒莎車西接疏勒是莎車在依耐東北故蒙上爲文

至無雷五百四十

里

補曰依耐南接子台子合西南接烏耗西接難兜難兜西至無雷是無雷在依耐西南傳文奪之無雷距蒲犂五百四十里依耐在二國適中

有誤

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

補曰水經注河水自無雷東流逕南與子

合接俗相與同

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

少殺寄田疏勒莎車

補曰東北二境與二國接壤故得寄田

無雷國王治盧城

補曰愷祖先生曰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精絕城也據書盧字作

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訛作盧又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脫無字耳

即覽引此正作無雷城

補曰漢紀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

六十里

補曰無雷由依耐蒲犂至都護治當作二千八百五十二里

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

爲難兜難兜之東爲烏耗烏耗之北爲蒲犂則南與烏耗

補曰烏耗境蓋與婁光犬牙相

錯故得越難

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師古曰捐毒卽身毒天竺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補曰捐毒在蔥

漢而接無雷嶺東爲今布魯特地身毒在南山南爲五印度地二國絕

連顏君比而同之斯爲誤矣水經注亦誤以身毒爲捐毒衣服類烏孫俗

與子合同

補曰不言寄出者去莎車疏勒遠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

戶五千口三萬一

千勝兵八千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

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

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

補曰水經注引作三百四十里

南與婁羌

補曰汪校

引劉奉世以爲婁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在都護東南而樂勒于

聞難兜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婁羌相接必誤

按通典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婁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

蔥嶺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蓋同爲

之劉氏

補曰羌傳以婁羌目爲誤非也

北與休循

補曰水經注言河水自休循又經

西與大月氏接大月氏是無雷之北有大月氏境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

作兵

補曰有金故作兵

與諸國同屬罽賓

補曰唐西域記烏剌尸國牛牧諸國屬暹閣補羅國無大君長皆役屬迦濕彌

國

扇賓國

補曰隋書瀼國在蔥嶺之北漢時扇賓國也舊唐書作在蔥嶺南按當以南爲是

王治循鮮城

補曰後魏書扇賓國

都善見城

隋書曰都城方四里循鮮御覽引作修鮮按循鮮之作修鮮亦猶伊循之作伊修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補曰

去陽關當七千七百里

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

補曰隋書云勝兵者萬餘人

大國也

補曰唐西域記迎溫彌羅

國周七千餘里自

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托國二千

二百五十里

補曰烏托在難兜東難兜言東北而烏托反言東者無東北雷言南接烏托蓋難兜之南有烏托地正在扇賓東境

至難兜國九日行

補曰水經注河水自難兜又西逕扇賓國北

西北與大月氏

補曰與大月氏氏中隔雪山

南與烏弋山離接

補曰後魏書扇賓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

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扇賓

師古曰君謂爲之君也塞音先得反補曰塞王大夏之王也按史記大夏在大宛西

南二千餘里則扇賓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卽所謂種者也亦語

實在京不專於南塞種分

塞西域國名卽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按梁荀濟論佛教表言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爲月氏迫逐逐往葱嶺南

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說轉以塞種爲釋種其說與顏君別然考
牟子書言孝明時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同羣臣通人傳殺對曰臣
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經舉能乘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于是遣羽林將
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
臺石室是釋氏之法寶出于大月氏大月氏國即塞王故
地也元和姓纂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後即釋種也 自疏勒以西北

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屬賓地平溫和有目宿

補曰史記大宛傳馬
嗜苜蓿漢使取其實

來按今中國有之雜草奇木

補曰隋書漕國出安息青木等香石密半密
惟西域紫花爲異黑鹽阿魏藥白附子一切經音義云鬱金出

國賓檀檉梓竹漆

師古曰按音懷卽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補曰顏君以
雅訓爲說按廣韻檉下引山海經云中曲山有木如棠

而圓葉赤實如木瓜食之多力則檉別是一木惟玉篇
云檉檉別名後魏書載此文卽作檉檉是顏君所本

種五穀蒲陶諸果

糞治園田地下溼

補曰都城西臨信
度大河故下溼

生稻

補曰顏君食貨傳出五穀謂黍
稷麻麥豆是五穀不數稻故別

冬食生菜

補曰舊唐書其地暑
溫草木凌寒不死

其民巧雕文刻鏤

補曰其地鏤玉有鬼工
坦其地鏤玉有鬼工

治官室

補曰隋書意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
金銀錢爲屋以銀爲地亦治官室之事

織罽

補曰一切經音義
引字林罽之方文

者曰氍毹又引通俗文織文曰罽按說文罽魚阿也
編西胡毳布也則罽當作獨廣韻亦云罽氍毹織毛爲之

刺文繡好治

食補曰懷祖先生曰治食二字義無所取漢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有宛俗者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室而誤

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補曰水經注扇寶土地平利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喻于中

夏大國也懷祖先生曰市列上脫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驀爲人回張安有字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

文面作騎馬形漫而作人面日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補曰通雅云錢面錢幕幕謂背也故扁鵲傳爪

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僉也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幕謂按背穴

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尾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補曰後書西域傳封牛一切經音義引作犂又云周成難字作犂音妃封反今有此牛形小犂上

有犂王氏賡註疏證云彌猴聲轉爲母猴說文曰爲母猴也又轉爲沐猴孔雀即覽引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上孔雀尾萬枝文采五色

屬實近于鷓鴣故亦有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之今同鷓鴣有孔雀

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論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鈞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

鹿不貞實非異物補曰說文璣珠之不圓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璣小珠也廣雅云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

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璧流離梵書作吠瑠璃一切經音義舊言釋稠利夜亦言釋頤梨或云毗瑠璃亦作釋瑠璃皆梵音訛轉從山爲

名釋頭梨山出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烟焰所能銘鑄唯有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爲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瑯瑯瑯石之有光者也段氏謂瑯瑯即此傳之瑯瑯漢武梁祠堂畫及吳國山碑皆有瑯瑯離今本漢書注脫瑯瑯字讀者誤以瑯瑯與流離爲二物矣瑯瑯與吹音相近又按元應所說孟氏宅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屬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言青色蓋有據也

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

師古曰剽劫也音類妙反補曰據隋書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土俗輕僞

烏頭

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

補曰百官公卿表關都尉秦官武帝初置武帝

紀天漢二年有關都尉張敞列傳有杜業辛遵爲函

王復欲害忠忠覺之

迺與客屈王子陰末赴

補曰谷屈王蓋其國小王如康居五王

共合謀攻屬賓殺其王

補曰所殺

者烏頭勞之子通鑑注

立陰末赴爲屬賓王授印殺

補曰蓋外國王惟後漢立者有印殺

軍候趙德使屬賓

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曲有軍候比六百石餘將軍亦有軍候李陵傳有軍候管敢陳湯傳有軍候假丞甘

與陰末赴相失

師古曰相失意也

陰末赴鎖瑯當德

師古曰瑯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瑯當郎補

日懷祖先生曰瑯當上本無鎖字後人誤取注文加之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瑯當說文作銀鑄云瑯也瑯當德即鎖德也故師古云瑯當長

鎖也不得又於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以鐵鎖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項當其頸即鎖其頸不得又加鎖字御覽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見本已誤白帖引作以鐵殺副已下七十餘人補曰張騫傳多持節副使遣使者上書謝孝項當其頸無鎖字

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

補曰縣度在烏秬國西百二十餘里局賓東至烏秬二千二百五十里則

縣度在局賓東北境二千一百餘里

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

使

補曰通鑑繫此杜欽說大將軍王鳳

補曰杜欽傳徵詣大將軍莫曰前事於元平四年杜欽說大將軍王鳳

尉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辟逆

師古曰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

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

無欲則嬌媚

補曰文選琴賦幽憤詩注李善兩引說文嬌媚也段氏云古無嬌字凡云嬌即驕也

終不可懷服凡中

國所以爲通厚蠻夷

補曰通考引無以字讀祖先生曰爲字涉下爲字而衍

愿快其求者爲壤比而

爲寇

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愿音苦類反

今縣度之阨

非局賓所能越也

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東南登山履險也

其鄉莫不

足以安西域

師古曰鄉讀曰嚮

雖不附不能危城郭

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補曰顏君陳湯傳注謂西

域國焉城郭者言不隨畜

前親逆節

補曰謂親為逆節

惡暴西域

師古曰暴謂意害也

故絕

而不通今悔過來

補曰懷祖先生曰本作悔過來順順字與上文逆字而相應今本脫之後漢書西域傳注引作悔過來順

而

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

補曰所謂西域賈胡

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

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

補曰非奉獻之實

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補曰皮山南即天竺印度境時

不屬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白守

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刁斗解在李廣傳補曰五更

之義顏氏家訓云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

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

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李廣傳注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鐃

受一斗盞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銅無絛師古曰温

器也銅即鐃今

尙時為所侵盜嗾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贖

師古曰温師古曰温

俗或呼銅鐃

補曰言不能供億

或柴賄不肯給

補曰如李廣利傳所謂當

餼足也食積日

國或貧小不能食

補曰言不能供億

道小國各堅城

擁彊漢之節候山谷之間

師古曰候候也音能應反

乞句無所得

師古曰乞句

亦乞也亦工大反補曰

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乞有訖音與句轉注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上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

盡然

師古曰嘔音一口反補曰謂驢畜皆病御覽引宋齊異物志曰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

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尙嘔吐山有毒

又有三池補曰北史波知國有三池

氣病之所爲也冬乃枯歌故可行也

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盤石阪補曰西域記曰又始羅國東南行

盤石道壓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

補曰唐西域記曰境負山出

之不測之深

師古曰嘖嘖深險之貌也嘖音仕轉反嘖音宏補曰

步相持繩索相引

補曰水經注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

補曰佛國記云順

注以法顯所言即此傳所實境

直類反靡音縻補人愷執不得相收視補曰言彼此不得救援險阻危害補曰水經

險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翼充豫青徐荆揚梁雍也

引顏君此注而益之曰此言禹迹也周職方九州有幽并無徐梁又分爲九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

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

衆所恃謂中國之人也非久長計也補曰通考引作之計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

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於是鳳白從欽言尉

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補曰陳湯傳作山離烏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曰去陽關當七千

法山離烏弋不在三十萬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

十日行東與尉賓補曰尉賓言西南與烏北與撲桃師古曰撲音布木反

或撲爲撲之訛後書大月氏滅後達尉賓悉有其地西與犂軒條支接師

按達有唐割反之音與撲雙聲則漢達疑卽撲桃也

曰犂犂與犂同犂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補曰犂犂張衡傳作犂犂後書作犂犂佛國記作多摩犂犂國史記索隱引犂犂書犂犂一名大秦水經注

引釋氏西域記大秦一名犂犂後魏書謂之波斯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補曰後

犂犂條支史記作條枝後魏書謂之波斯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補曰後

皮山西南經烏托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國臨西海補曰後書云臨

至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國臨西海補曰後書云臨

其南及東北隋書云溫田稻補曰後魏書云氣候暑熱地多沙磧引水

云西去海數百里溫田稻補曰後魏書云氣候暑熱地多沙磧引水

大鳥卵如鰔師古曰鰔汲水餅也音於龍反補曰應劭以為卵大如一

傳注後魏書云鳥卵如鰔有兩翼飛而不能食食草與肉亦能飲大

壯壞大食區經行記云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諸項賒得人騎行

五六里其卵人衆甚多補曰隋書勝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

大如三升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善吃師古曰吃讀與幻同解在

國也補曰後書云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善吃師古曰吃讀與幻同解在

注云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居人截馬之術皆是後書西域傳注引

輿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安

息長者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元中記云昆侖之

弱水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也補曰史記索隱引輿略云弱水在

大秦西又引輿地象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

後魏書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自條支

赤水西有白玉山山西有王母山玉爲堂云長者俗本作長老

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補曰後書引作西行二百餘日並料漢

按前漢使皆自烏弋還莫有至條支者聲教所阻非班君之病史記正義

引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

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鳥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

月到風遲或一二歲此傳及下鳥孫國莽平同用此注按下文有草木不必複

言草莽莊子釋文云莽蒼近郊之色莽即莽蒼後說爲長其草木畜產五

穀果菜補曰唐杜環大食國經行記云梗米白麵不異中華其果有扁桃

者如雞子香油貴者二一名耶塞蔓一名沒國食飲官室市列國經行記

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奉一名莫蘆茨錢貨兵器補曰唐書大食金珠

云四方輻輳高貨豐贖銅鐵珠貝滿於市錢貨兵器國兵刀勁利渠碼

肆駝馬驢騾充于街巷刻石密爲廬舍剛大齊鎮鐵銅錫朱砂水銀

之屬補曰北史波斯國古條支國土地平坦出金銀石珊瑚琥珀車渠瑪

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

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豎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兩雅所謂狻猊也後音

駝貌音倪拔音步葛反形亦類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補曰後書章帝

紀章和元年月氏國獻扶拔師子二年安息國獻師子扶拔班超傳大月氏亦獻符拔尼不獨烏弋有此獸班超傳注引續漢書曰符拔似麒麟而無角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補曰烏弋已入北天竺境故雜浮圖道後書云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

補曰言獨者諸國同用錢惟此正異太平裏字記條支國市列錢貨其文爲人幕爲騎馬

蓋引此傳而奪頭字

以金銀飾杖

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充反補曰注中兵字據王校增

絕遠漢使希至

後書云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

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都善而南行

補曰蓋西南也

至烏弋山

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蘇林曰番音盤補曰後書云居和犢城後魏書安息國在蔥嶺西都許搜城南書云城有五重環以流水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補曰傳言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今二國去長安里數正同富有誤字不屬都護

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

補曰東當從後書作南

西與條支接

補曰後書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

阿蠻國從阿留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土地風氣物類所

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睢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

有民俗與烏弋尉夷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

補曰此又與烏弋異

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

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膊身臨似囊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補曰史記正

義亦引此文有卵大如雞四字御覽引矣歟本末紀云短人國有大鳥高七八尺巨旬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蓋係支安息音有

此雀後漢書云安息王獻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後漢先生其屬小

日爵上亦有

補曰後書云其東界

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

補曰水經注引芝扶南記曰安息

國去私阿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

臨媽水

補曰媽水即水經注所

息都城南臨媽水故水經注云河水又西逕月商賈車船行旁國

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國南通考云今謂烏許河

書革旁行爲書記

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

出海西至大秦故車船輻輳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

下行復祖先生曰書革書字本作畫謂畫革爲字而旁行之以爲書記也

今作書革者涉下文書記而誤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音獲御覽

水經注引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

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因發使隨

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犛牛脰人獻於漢

禮曰三輔黃圖云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

狄器服珍寶大宛布切玉刀巨

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曰張騫傳

象大雀師子宮馬充塞其中

來朝賀詔令爲之而陳大夫陳祥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向書

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犛牛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

有此安息東則大月氏

事

大月氏國王

補曰史記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布城卽監氏也後書作藍氏

後魏書作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大月氏當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二里去陽

關七千七百一十二里

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

補曰史記正義

改定里數見焉耆下

引萬震南州志曰大月氏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

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珍珍物被

服鮮好天東至都護治四千七百四十里補曰當作四千西至安息四十

九日行南與屬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

補曰御覽引異物志曰月氏俗乘四輪車或四牛或八牛所容

二十人通考引異物志曰月氏國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囊駝師

羊尾重者十斤割之供養尋生如故

曰有上有一封也封言其固嚴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補曰後魏書述密國獻一峯黑獐牝牝大食國經行記云其牝小而緊背有

孤峯長者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補曰匈奴

日馳千里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補曰通

傳注控引也故疆輕匈奴考引作故恃疆按顏注恃與輕對舉是舊本

有恃本居敦煌祁連間補曰據唐書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

字張氏蓋以今甘州南山爲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武威張掖諸郡皆匈奴

奴地月氏安得居之故顏君張壽傳注易之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

至罽頇單于攻破月氏補曰按匈奴傳罽頇質於月氏月氏欲殺之罽頇

文二三而老上單于殺月氏補曰懷祖先生曰月氏下脫王字當依張壽

年間傳補松按水經注引作殺其王通考引作殺

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補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

王顏君於彼注證飲器爲飲酒都嬌水北爲王庭補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

之器以章昭晉灼注爲非也都嬌水北爲王庭補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

大夏時都水南大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補曰後魏書

月氏徙治水北也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被服暑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收移

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被服暑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收移

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被服暑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收移

徙亦類匈奴趙充國傳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僭小長民弱畏

賊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

補曰史記云大夏民多可百餘萬

共烹漢使者

師古曰同受節度也補曰漢使

大月氏如中郎將江故雁門守壤是王氏為盛日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

遠邇大夏反受節度之理粟常廉給之義共與供同松按節上文所謂須

諸國稟有五翎候師古曰翎即翁字補曰張騫傳有傅父布就翎候李奇

食也有翎候何奴傳又一曰休密翎候補曰數翎候治和墨城補曰後魏

諸皆有翎候何奴傳又一曰休密翎候補曰數翎候治和墨城補曰後魏

言小王趙信為翁侯補曰數翎候治和墨城補曰後魏

故休密翎候補曰數翎候治和墨城補曰後魏

人居山谷間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補曰五

里最為紛外據去都護言之則休密去雙廉九百里雙廉去貴霜二千一

百九十九里貴霜去勝頓二十二里勝頓去高附七十九里據去陽關言

則休密去雙廉二十里雙廉去貴霜二百里貴霜去勝頓二百二十里勝

頓去高附一千八十一里而休密去陽關轉較雙廉為遠古籍流傳宜有

訛奪今各以候魏書校正後魏書云休密翎候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二

里是當作去都護三千四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二百一十二里

曰雙廉翎候治雙廉城補曰後魏書折薛莫孫國故雙去都護三千七百

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補曰據後魏書雙廉在休密西五

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一十二里

三曰黃霜翎侯治護澡城

師古曰澡音藻補曰後魏書鉅鹿國故黃霜翎侯在折薛

莫孫西人

居山谷間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補曰後魏書

貴霜在雙靡西六十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三百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七十二里

四曰胖頓翎侯

師古曰胖音許乙反治薄

茅城

補曰後魏書弗敵沙國故胖頓翎侯在鉗敦西居山谷間

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

千二百二里

補曰後魏書胖頓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一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八百七十二里

五曰高

附翎侯治高附城

補曰後魏書國浮調國故高附翎侯在弗敵沙南居山谷間後書言月氏得高附在貴霜王併諸翎侯之後漢

書數入五翎侯非其實也等其意旨蓋謂高附當作都密

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

十三里

補曰後魏書高附在胖頓南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二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九百七十二里若以偏南不當孔道則去陽

關或近

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補曰高附之去大月氏約七百餘里

康居國

補曰史記索隱居音渠正義居其尼反

王冬治樂越毘地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補曰傳蓋言康居國王治卑闐

城至冬所居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以下去長安去都護皆據卑闐城言之傳文疑有奪誤到卑闐城師古

曰關音徒十反補曰大宛國言至康居卑闐城是卑闐爲城名陳湯傳涉康居界至闐池西疑城因池爲名此建治之地而其王冬夏皆不居之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爲都會而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准死則反葬於塔什干城也哈薩克部卽古之康居通考引作治樂越匿地卑闐城以卑闐在樂越匿地誤唐西域記風林建國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

補曰據下去都

八里去陽關當是八千二百八十八里

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

補曰奪樂字

至王夏所居藩內九千一百四里

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補曰蕃內地大約在

卑闐城之西烏孫在其東言去蕃內地五千里不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唐西域記云風林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戶十二

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

補曰國小於烏孫而大於大月氏

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

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

補曰大月氏在南道康居在北道而俗同者後魏書云康國者康居之後王本月氏人被匈奴所破

西諭蔥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王故俗同於月氏也通考於東歸事匈奴

此下引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疑是此處奪文東歸事匈奴

師古曰爲匈奴所羈牽也補曰按顧氏炎武云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屬同意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

爭補曰五單于者稽侯獼爲呼韓邪單于薄胥堂爲屠耆單于呼揭

漢

王爲呼揭單于右奧捷王爲車犂單于烏菴都尉爲烏菴單于

立呼韓邪單于

補曰宣帝紀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蕭望之傳遣兵發韓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而郅支單于

怨望殺漢使者

補曰荀悅漢紀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殺吉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

康居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補曰按匈奴傳郅支既殺使者自知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

支單于置東邊合兵取烏孫郅支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到康居

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

尉西城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

昭三年也

補曰甘延壽傳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郅支單于陳湯傳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

燭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至郅支城四面圍城大呼乘之單于被創死軍侯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凡斬

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人

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

補曰通鑑

二年胡三省注云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

貢獻

補曰通鑑注云既遣

子入侍而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

補曰不肯視同諸國都護郭舜數

上言

補曰舜為都護當在永始中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

補曰按匈奴傳本始二年

匈奴民衆死傷及畜產遺移死亡不及其稱臣妾補曰謂呼韓邪入朝稱臣非以失二

國也補曰通鑑注言匈奴之漢雖皆受其質子謂匈奴傳鴻嘉元年搜

匈奴時亦有侍子在京師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補曰通鑑注三國

亦相候司補曰通鑑注見便則發便宜互相侵略補曰三國見有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

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補曰通鑑注謂自武

孫也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補曰服而絕而康居

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更至其國坐之烏孫請使下王及貴人

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補曰都護吏

作監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補曰通鑑注以

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補曰通鑑注謂特欲行

詐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曰蠻者夷狄通稱故

匈奴亦謂之蠻何奴傳故有威於百蠻又云如是而安

何以復

今事漢甚備問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

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

長百蠻以之爲高自以事漢

爲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

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

以章漢家不通

無禮之國

補曰通鑑注章顯著也

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

駝食皆苦之

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爲困苦補曰敦煌郡戶萬一千有奇酒泉郡戶萬八千有奇故爲小郡康居在北道

而蘇離奧鍵已入吐火羅境在蔥嶺西南故得從南道苦之通考作苦乏

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

師古曰日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

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名爲終錫靡而未絕

補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廐言制四夷如牛馬之重也終錫靡而未絕受羈靡也陳湯傳中國與夷狄有羈靡不絕之義其

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

補曰史記正義引漢

書解詁云奄蔡卽闐蘇也又引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駝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後書云奄蔡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書粟

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

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補曰說文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奄蔡酒國也

邊也言遠望不見高岸舉高以該卑後魏書粟特

居於大澤匈奴傳留郭吉不歸還辱之北海上

康居有小王五

康居副王抱關

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

師古曰龍音下戒反補曰新唐書史國或曰佐沙曰竭霜那居獨莫

水南康居小

蘇離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嶢峭石色如鐵西域記獨霜

那國周千四五百里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絕險既絕人

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

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網多有鐵鈴懸

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補曰去

至視貨澤國按此在康居極南境

百二十里隋書云史國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曰較以去都護里數去

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

不同者蘇離在葱嶺西南入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補曰唐書何國或曰

蔥嶺山南道徑達陽關也

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西域記屈霜你迦國周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

千里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東境

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曰蘇離極南附墨極東而去陽三曰窳匿

王師古曰治窳匿城補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補時治柘折城

窳音庚真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西域記補時國周去都護五千二

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北境

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曰唐書言石南五百里爲康

則當作去都護六千五百里去

陽關八千六

百八十里 四曰

唐書安國一曰布路又曰捕喝西瀕

故地西域記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

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

八千五百五十五里

補曰西域記自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

里傳文去都護之數相距五百二十九里

五曰與韃王師古曰與音反

治與韃城

補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許水之陽康居小

三十里南七五百餘里

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

里補曰西域記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犛霜那國是較蘇離近三百餘里而

傳紀都護之數遠于蘇離千一百三十里陽關之數遠于蘇離三百三十

里即核之屬城惟都護之數以爲相距六百十里者近之其陽關又轉近

尤顯然

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

補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封

貴山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

補曰據攷定龜茲里數積算當去長安

三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

補曰國又小於大月氏

副王

補曰康居有副王後書班超傳月氏

有副

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

補曰當作四千二百八十里

北至

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

補曰卑闐城在蔥嶺西北故以大宛為西南

西南

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補曰休循言西北至大宛西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

氏接

清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

至大月氏是月氏在西南

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

氏也

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

補曰安息俗同罽賓烏戈

氏也

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左

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

補曰御覽載魏文帝詔羣臣曰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葡萄當其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

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令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

者又引後京錄曰呂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生養家有蒲萄酒或至

千斛徑十俗耆酒馬者日宿

師古曰耆酒者種百蒲如中國種桑麻四月

以後馬敵苻

宛別邑七十餘城

補曰史記云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

多善馬

補曰通考引宋

舊尤易壯健

又引隋西域圖記云其馬

騾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

自餘毛色與

馬汗血

補曰藝文類聚引神異經云西南大宛宛邱有良馬其力二丈極至勝尾委於地蹄如升宛可屈日行千

常馬不異

里至日中

其先天下馬子也

而汗血

其先天下馬子也

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

號曰三馬子

補曰武帝紀應劭注曰大宛舊有天下馬種蹄石汗血汗行

前肩膊出如血

號一日千里按汗從前肩膊出者本後書東平王蒼傳語

今伊犁馬之強健者

前膊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

肩膊者以用力多也

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審汪校孟康作師古

始爲武帝言之

補曰史記漢使西域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

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

補曰據大宛傳張騫傳

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

補曰大宛傳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

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

漢

死者道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

漢

使妄言

師古曰謂嘗辱宛王補曰大宛

傳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

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

東邊郁成攻漢使按李廣利補曰李廣利傳期至貳師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傳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補曰按李廣利傳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書云

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貳師城地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補曰按李廣利傳初伐宛

發關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及再伐宛出連四年補曰伐宛始於太初元年

秋至四年春乃斬宛王補曰按李廣利傳初伐宛始於太初元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補曰按李廣利傳初伐宛始於太初元年

馬三千匹補曰按李廣利傳漢取善馬數萬匹漢軍乃還補曰按李廣利傳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

歸語在張騫傳補曰按李廣利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

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昧蔡音千葛反補曰李廣利傳注後歲餘宛貴人

以為昧蔡調使我國過屠師古曰調古陷字補曰說文相與共殺昧蔡立

母寡弟蟬封為王補曰史記作母寡昆弟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

又發數十餘置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

寬補曰史記作因風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補曰水經注廣武城西南二十許里

水西有馬號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順焉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

其處曰侯馬亭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補曰齊民要術引陸機與弟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苜蓿歸大

宛傳作取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官館旁極望

其寶來師言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生苜蓿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照其光彩故曰苜蓿懷風茂陵人謂爲連枝草

逸異記曰張騫首宿國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離官

館大宛傳作離官別觀李自宛以西至安息國補曰歷大月氏居北

善文選注離別非一所也言者康居偏北大月氏偏

南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補曰今安

近爭分銖二補曰漢書律歷志云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

丈夫乃決正而決斷從之其地皆絲漆補曰懷祖先生曰皆本作無絲

通典引作不知鑄鐵器補曰鐵史記大宛傳作錢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

爲錢則錢器自是兩事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其國及有亡卒

降其國者皆教之也補曰吳氏仁傑云為奉世言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
庫利器謂兵器大宛諸國但有弓矛所謂它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也

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

補曰黃金即漢所賜大宛幣吳氏仁傑
云黃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

后羌傳云山有鐵自作兵雖亮傳云有銀銅鐵作兵越絕書未蓋之山破
而出錫若邪之谷澗而出銅歐冶子以爲劍郭景純謂古者通以錫雜
銅爲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補曰匈奴傳北服渾窳屈射丁零又言
兵器

西海是得

匈奴當困月氏

師古曰困苦也補曰
師古曰困苦也補曰

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

至安息

國補曰信如外

國傳送食

師古曰言畏之

不敢留苦

師古曰不敢留
連及困苦之也

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

謂馬也

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

財物

師古曰遠

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後西域無

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師古曰遠

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師古曰遠

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後西域無

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師古曰遠

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師古曰遠

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

師古曰槐音回補曰計其道里蓋亦遠
廣西小國按西域記觀貨運國東扼蔥

嶺自觀貨運西至毗鄰國其國東西六百餘里又東至赤郭衍那國其國
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忽露摩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偷漫國其國

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鞠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獲沙國其國東西三百餘里又東至珂咄羅國其國東西千餘里東接蔥嶺是蔥

嶺西多小國桃

提郎其類歟 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按此下疑有奪文

休循國

補曰後漢紀作休修亦循修通

王治烏飛國在蔥嶺西

補曰唐西域記蔥嶺者據

至熱池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鍛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巖嶺數百重兩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水經注引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御覽引西域諸國志曰蔥嶺高行十二日可至頂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六百里去陽關六千一百二里

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

兵四百八十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

補曰當作

六十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

補曰與蔥嶺西

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

補曰敦捐毒

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

補曰大宛東南爲休循西南爲大月氏是在休循西休

循衛蔥嶺大月氏出嶺外

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故傳言踰蔥嶺出大月氏

補曰西域記言奔狼舍羅爲蔥嶺東岡此其西岡之谷歟

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

里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

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補曰當作三千一百四里

至疏勒補曰傳言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揭毒是蒙上東至爲文南與蔥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曰蔥領無南面此

居蔥領中蓋近北也無人民西上蔥領則休循也補曰水經注河水西還休循國蔥領之西水皆西流是知休循在蔥

外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補曰與大宛烏孫皆隔蔥領衣服類烏孫隨水

草依蔥領補曰唐西域記波謎羅川據大宛領內本塞種也補曰休循霜毒二國爲今東西布魯特種人山峻多雪不可耕

故逐水草居

莎車國補曰通鑑注莎素河結王治莎車城補曰後魏書粟莎居故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

十里補曰據蒲犂去長安減之當作去長安八千八百十里去陽關四千三百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

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

君備西夜君各一人補曰南接西夜故備之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

補曰以去陽關數減之當作一千五百七十二里

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

補曰

疏勒又言南至莎車互文以明西北也

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

補曰自莎車應蒲犂依石

鐵山出青玉

補曰今葉爾羌河所經之崑崙山出青玉穆天子傳曰天子祭鐵山御覽以西征至剌間氏乃命剌間氏供養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

天子祭鐵山御覽以爲卽莎車國鐵山

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

補曰楚主之子元貴靡及大樂皆長於萬年

莎車王愛之莎車王子死死時萬年在漢

補曰漢外孫也

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

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

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

補曰馮奉世傳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并殺漢使者奚充國

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

補曰馮奉世傳

時匈奴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與耿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按此蓋地節三四年

會衛候馮奉世

補曰衛尉屬官有諸屯衛候

使送大宛客

補曰按奉世傳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

補曰奉世傳奉世與其副嚴昌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

拔其城莎車王自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補曰

世傳其首詣長安補曰是成元康元年也補曰後漢書末有莎車王延天

大夫水衡都尉補曰是成元康元年也補曰後漢書末有莎車王延天

疏勒國補曰漢書見後漢紀後魏書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

者乃稱其城號也正言宜云室利王治疏勒城補曰後漢書班超傳疏勒有盤

城烏郎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頃中隋書去長安九千三百

五十里補曰疏勒遠於莎車五百六十里此五十里補曰千五百一十口萬八

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補曰

班超傳有都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補曰譯長言左東至都

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補曰當作二千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補曰東南也

後魏書疏勒有市列補曰後魏書云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錦綿出

國南有黃河補曰後魏書云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錦綿出

西常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補曰後魏書云西帶意

領故焉意領者由之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

補曰蓋白山之谷

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

補曰據改定地茲里數積算當

作去長安九千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五百二十八里

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

補曰

當作千七百里

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

補曰疏勒都白山南故以爲阻

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

四里徑道馬行二日

補曰徑道山徑之道也今自烏什至喀什噶爾驛程二千二百二十里而沿烏蘭烏蘇徑路凡六百餘里

殆猶是歟

田裔隨水草

補曰城郭國故田裔近烏孫故隨水草

衣服類烏孫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班固 漢書九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

補曰未稱昆彌時稱烏孫王

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

今之胡人青眼赤頰狀類彌

彌者本其種也

補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

深目黑醜是其形異也

大昆彌仍其舊治後魏書云居赤谷城後西徙葱嶺中是烏孫在山南之

證今阿克蘇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疑是其地陳湯傳郅支擊烏孫深入至

赤谷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補曰溫宿之去長安當八千七百二

戶十二萬

城

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補曰西域最大國

相大祿

補曰傳有

左右

大將二人

補曰宋祁云楊本無左右二字按傳有大樂

侯三人大將都尉

谷一人

補曰各一人者有左右也傳有左右大

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

大吏二人

將都尉宋祁引楊本大將作大夫似誤

大吏二人

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

補曰以去長安輶

之當作千六百六

里

十二里但言東補曰陳湯傳支借康居兵擊西至康居藩內地五千里鳥孫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

居者且千里是蕃內地地莽不多雨寒山多松楠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

野之貌構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補曰烏孫之境西自捐毒之北東迄

焉耆之北旁白山之陽亘三千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倚山故多雨雪而

寒構有二訓一曰松心一曰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波構言木名者此

傳及左傳構木之下馬融廣成頌履修構也諸書惟廣韻不誤今本說文

云楠松心木段氏以爲有奪誤顧君所據蓋同今本說文左不田作種樹

傳音義楠郎蕩反又莫昆武元二反馬融傳注音莫寒反不田作種樹

師古曰樹殖也補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

日近山故不田作剛惡食很無信多寇盜最爲強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

昆莫長守後盛大補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

於西域後盛大補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

城繁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肉蹄林課技人畜計是何奴朝會事東

與匈奴補曰烏孫之地蓋並天山之陽直至西北與康居補曰言西面北

傳又言北西與大宛補曰捐毒休循北境皆南與城郭諸國相接補曰謂

附康居烏孫地故大宛在正西南與城郭諸國相接補曰謂

竊茲焉書懷祖先生曰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本

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補曰南越者

度在西後鳥孫昆莫擊破大月氏補曰張騫傳鳥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

國也大月氏攻殺難陀驪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

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

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旣健自請單于報

父怨遂西攻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補曰據張騫傳昆莫蓋殺月氏王其夫

爲之作而鳥孫昆莫居之故鳥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補曰皆其民始

張騫言鳥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補曰敦煌之置在元今鳥孫雖強

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補曰史記作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補曰

傳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闐氏約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補曰班君

爲兄弟以和親今用其法於鳥孫也補曰汪校引劉言語在西域傳所武帝卽位補曰汪校引劉令騫齎金幣往補曰騫傳亦

謂符其行事也補曰汪校引劉武帝卽位補曰汪校引劉令騫齎金幣往補曰騫傳亦

二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金幣帛直數千鉅萬

昆莫見窳如單于禮

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于

窳大慙謂

曰補曰據大宛傳窳知蠻夷貪故謂之

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

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

昆莫起

拜其它如故

補曰其宅仍用單于禮

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

師古曰言其材力優

強能為將補曰大祿者居大祿之官

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

師古曰岑陬

曰岑

反補曰史記作岑嬰

太子蚤死

師古曰蚤古早字

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

莫哀許之大祿怒

補曰史記作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

迺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

補曰

史記作謀攻岑陬及昆莫

昆莫與岑陬萬餘騎

補曰史記作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嬰

令別居昆莫亦自

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

補曰史記作而其大總取焉屬昆莫言昆莫但能羈縻之

窳既致賜諭指曰

補曰頗君張騫傳注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

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

為夫人結為昆弟其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

師古曰遠者于焉反

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補曰同頗死于孝文六年同昆莫生于冒頓

未破月氏之前至元

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

補曰大宛傳作送

二年明

因獻馬數十匹報謝

補曰顏君張壽傳注云與

其使見漢人衆富

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

補曰是時匈奴

子烏羅立

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

補曰是時匈奴

曰烏孫在北山下漢使之由南道者並南山下

烏孫於是恐

補曰漢通大

由北道者沿塔里木河北岸皆在烏孫境南

烏孫使使獻馬

補曰張壽傳得烏

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

補曰事在

問羣臣議許

補曰因讓

曰必先內聘

補曰內

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

師古曰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

補曰王建女於武

入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

補曰王建女於武

除於元朔六年易王子侯者至元鼎五年免盡

賜乘輿服御物

補曰劉昭

細君無寵故嫁外國自王建死至此十四五年

主油畫轎車服紫綬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

邪首爲帶鑄師以白珠今遠嫁特詭異之

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

數百人者皆特

贈送甚盛

補曰玉璽新詠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

補曰按匈奴傳常以太子

爲左夫人者王是匈奴向左昆莫先匈奴女者仍畏匈奴也

公主至其國自治官室居

補曰烏孫雖逐水草而有城郭故得

建官室玉璽新詠引作自治室宮

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

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

補曰玉璽新詠

作吾家之嫁我今天一方

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爲室今旃爲牆

補曰顏君匈奴傳注曰穹廬旃帳也

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按周禮共其毳毛爲氈席爲氈之假借字玉璽新詠作氈

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師古曰食謂飯音似補曰

匈奴傳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懷祖先生曰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此上

下文皆八字爲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爲室旃爲牆

居常土

肉爲食酪爲漿皆相對爲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引皆無以字松按玉璽新詠亦無以字

思兮心內傷

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師古曰鵠音下符反補曰願君昭帝紀注黃鵠

大鳥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玉璽新詠作願爲飛黃鵠兮

天子聞而憐之還故鄉按謝莊懷園引漢女悲而歌飛鵠是古本有飛字

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補曰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補曰劉昭與服志公主嫁娶得服錦綺羅

穀納采十二色重緣袍

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廐尙公主

補曰史記作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

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

補曰言此者以慰喻公主

岑廐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廐代立岑廐者官號也

補曰官號不見前者或尊官不常名軍

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

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

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爲其王號也補曰注爲其王號汪校無其字按烏孫人名多有靡字是其語音如此昆彌亦仍其語音未必取意昆莫驕靡也錢氏大昕曰昆彌卽昆莫彌莫聲相轉莫之爲彌譯音有輕重而名號未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爲號也

岑廐尙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

師古曰名少夫

公主死

補曰公主在烏孫重四五十年而死

漢復以

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

補曰楚王戊景帝三年自殺公主於武帝爲兄弟子行

妻岑廐

補曰在岑太初中

廐胡婦子泥靡尙小岑廐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

補曰季父大祿卽前中子

大曰泥靡大以國歸之

補曰約待泥靡年長立爲昆彌

翁歸靡旣立號肥王復尙楚主解

憂生三男兩女

補曰上言岑既胡婦子是解憂配岑既胡無子女

長男曰元貴廢次曰萬年爲莎

車王

補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此云次子互異爲王在地節中傳終言之

次曰大樂爲左大將

補曰下又作左大將樂

長女弟史爲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侯妻

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補曰烏孫

有布吏翎侯兄張騫傳此若

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

補曰匈奴

使四干騎田

車師與匈奴爲一

補曰言二國并力

其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

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

補曰匈奴傳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

宣帝初卽位公

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補曰常惠傳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

言匈奴復連發

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

補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厚侯冠支將家屬闖入惡師居卽此地按匈奴傳

以此事屬於昭帝公

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師古曰趣讀曰促補曰常惠傳

作使使脅求公主匈奴傳范明友乘烏桓敵擊之匈奴

欲隔絕漢昆彌願發

國半精兵

補曰劉向傳安民上書入國戶半

自給人馬五萬騎

補曰烏孫勝兵十八萬此五萬騎是未得半故宣帝

紀但言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

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

補曰匈奴傳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

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大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按宣帝紀是年秋調兵三年春乃出兵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

補曰據惠傳公主昆彌遣使因惠言是惠已自烏孫還至是又持節爲使功臣表常

惠以校尉光祿大夫持節

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

昭帝紀注云持節而爲使

谷蠡王庭補曰匈奴傳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後書班超傳注南面以西爲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按匈奴傳蒲類將軍兵

富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是從西方入者卽自蒲類之西

矣谷蠡直帝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韋昭曰蠡音如歷反顏君谷從服音

蠡音落奚反後書杜篤傳作鹿蠡蓋音同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謂

單于所居言廷者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爲最大故亦言庭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補曰常惠傳注引晉灼曰居次匈奴女號若言公

名王犁汗

補曰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威南犁汗王蓋次於賢王者左犁汗左或作右按在匈奴西以

右爲都尉補曰都尉在千長千長騎將以下補曰匈奴傳諸二十四長亦

正王相都尉當四萬級補曰常惠傳作三萬九千人馬牛羊驢羸駝七十餘

戶且渠之屬補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羸駝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補曰常惠傳

出頭補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羸駝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補曰常惠傳

肉腹惠從吏卒十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補曰功臣表長羅侯

餘人隨是彌還傳因敘用兵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補曰時公主亦應有賜

事併言之使奉宣帝時所元康二年補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爲大鴻

賜公主博具今按本始四年距神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應十一年乃往賜

之不足據一也常惠傳惠因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

便宜從事霍光薨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

叙龜茲事云常惠新姑異時烏孫公主正遣女至京比自京還龜茲又得

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異而還未言復至烏孫不應烏孫

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遲至神爵不足據三也卽以蕭望之傳推之傳云還

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非長

策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惠上書云云

望之復以爲不可蓋先是云者追敘以起復爲不可之詞非直謂爲大鴻

臚時也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蕭望之舍本傳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合

諸傳考之盟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卽斬姑與還京至元康二年詔遣常惠將兵賜烏孫武帝師考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上書是元康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尙漢公主不誤

結婚重親

謂結重親

畔絕匈奴願聘馬羴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

望之

補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府遷左馮翊云大鴻臚誤

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

補曰蕭望之信其美言萬里

結婚非

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

補曰元康二年去本始三年僅六年故曰新

又重絕故業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

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

補曰取聘財

昆彌及太子

補曰太子

卽元

左右大將

補曰汪校將下有軍字

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

取富

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

補曰弟子謂弟之子蓋王延壽之女弟行與宣帝爲姑

爲娶

也宋祁校云越太弟下無子字按楚主在烏孫已四十年不應尙有少弟

置官屬侍御百餘人

補曰君故事

舍上

師古曰舍止也補曰舍苑中以其容車騎

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

林中學烏孫言

師古曰舍苑中以其容車騎

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

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

補曰平樂觀在上林中武帝紀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觀東方朔傳董氏常

從游敵北宮馳逐平樂觀

使長羅侯

補曰汲古閣本作長羅侯

光祿大夫惠爲副

補曰蕭望

之傳神爵二年遣長羅侯

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

補曰出塞

門陽關也趙充國傳自敦煌至遠

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

本約

補曰從岑凱之約蕭望之傳作背約謂背翁歸靡之約

立岑凱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

補曰蓋以

不與主和

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

補曰蕭望之傳作責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

以負約因立元貴靡

師古

結傳作亡堅約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

補曰通鑑注蘇古儒字通蓋公主在絕域能送之使與發勢人

其原起此天子

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

補曰楚主時

生一男鳴靡不與主和

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

補曰通鑑注候衛侯也爲和意之副侍子

前所送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

之劍旁下

師古曰不正下補曰俗本作正下之

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師古曰瘦音獲補曰蓋先

娶胡婦子

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

解去

補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元年非也蓋在五鳳中

漢遣中郎將張遵

補曰蓋期門中郎將

持醫藥治狂

王賜金二十斤采繒

補曰下傳言金二十斤繒三百匹此繒字下似有奪文

因收和意昌係瑁

補曰通鑑

注係瑁卽今銀索也

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

補曰和意昌蓋繫在烏壘故從尉犂行觀此知漢北道近河北岸在今道

之南也

車騎將軍長史張翁

補曰百官公卿表前後左右將軍皆有長史

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

狂王狀

補曰期門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將軍長史秩千石蓋張翁爲遵之副遣送和意等還長安故翁留也下副使季都蓋亦同時使者

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捧主頭罵

師古曰捧持其頭音材兀反補曰說文捧持頭髮也金日磾傳捧胡投何羅殿

下晉灼曰胡頭也蓋持頭持頸皆曰粹

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

補曰醫養

謂知醫者及厥養

狂王從十餘騎送之

補曰但言送都是翁時已還故言別將

都還坐知狂王當誅

見便不發下蠶室

補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也特以不死委罪和意耳張翁李都之獲罪皆不知朝廷之意初肥

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候俱去居北山中

補曰即今永嶺

以東至博羅圖山所謂天山以在烏孫揚言母家匈奴兵來

補曰北山之陰爲今伊犁

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山南之證

烏魯木齊境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

賢補曰據趙充國傳辛武賢以神爵元年自酒泉太守爲破羌將軍二年五月罷歸酒泉太守官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是時烏就屠事

在甘露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而

孟康曰大井六

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補曰朱祁云面當作西通經注

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鞬侯井以內按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渠經縣西下

流入疏勒河歸哈喇津兩澤爾西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

補曰通渠轉穀

即大沙磧豈古六通渠遺跡歟國朝雍正中大將軍岳鍾琪初楚主侍者馮嫫

欲水運也廬倉備建倉師古曰青丁燒者慧也故以爲名補曰詩陳風役人僚今傳僚好貌釋文僚本亦作僚說文僚女字也僚好貌方言針僚好也蓋僚僚通婦人以爲

美稱顏君訓能史書補曰通鑑注史吏也史書猶言吏書按段氏曰漢人

慧未知所出補曰通鑑注史吏也史書猶言吏書按段氏曰漢人

馮燎後漢孝和帝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北海敬王睦樂成靖王黨安
帝生母左姬魏胡昭史皆云藝史書大致皆謂適於時用如貢禹傳云郡
國澤軍巧史書者以爲右職又蘇林引胡公云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
者給繕佐府也藝文志言史書令史亦謂能史書之令史然則胡氏謂史
書爲吏書習事補曰通鑑注內習漢事當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
意亦通也

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

護鄭吉

補曰段會宗傳爲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
今鄭吉自神爵二年爲都護至甘露元年已八年不更者或吉時

未定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

此制

補曰願得小

宣帝徵夫人自問狀

補曰此必鄭

遣謁者竺次

補曰謁

小號

補曰願得小

宣帝徵夫人自問狀

補曰此必鄭

遣謁者竺次

補曰謁

熱期門甘延壽爲副

補曰謁者秩比六百石斯門北郎而爲之副其

送馮

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

補曰謁者秩比六百石斯門北郎而爲之副其

詔烏就屠詣

長羅侯赤谷城

補曰烏就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

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

就屠爲小昆彌

補曰以上廿後

烏就屬不盡歸諸翎侯民衆

補曰烏就屬前漢復道長羅侯惠將三枚

補曰

補曰

陳湯傳引軍分行別爲六枚願若謂一枚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按辛慶忌傳時爲右校丞是分中左右三校歟

屯赤谷因爲分

別其人民地界

補曰辛慶忌傳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欽侯戰陷陣卻敵益分其人民有不從者故與之戰

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

補曰是時戶不足十二萬也以上當爲二年事

然衆心皆附

小昆彌元貴靡鳴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塋漢地

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

補曰據下文言孫三人此處衍烏字袁祖元生曰孫男文三人者公

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御覽引此無烏字

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

補曰按宣帝紀公主歸于三年冬

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

補曰宋祁校舊本主作第

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

補曰蓋黃龍元年

三孫因留守墳墓云

補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墓于京都者亦隨時見會

位在博士

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

師古曰言其尙幼少

焉夫人上書願使烏

議郎下

補曰湯夫人或

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

補曰俗本送下

都護韓

宜

補曰韓宣代鄭吉當在元帝初

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

補曰遷集注漢列侯

金印紫綬今特賜之

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

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

補曰段會宗傳寬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

爲西域都護按竟寧元年封騎都尉甘延壽爲列侯蓋延壽更還會宗代之

招還亡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

還之故安定也補曰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衆附小昆彌故亡畔拊離今作撫循是拊撫古今字按事在成帝建始初

爲弟日貳所殺漢遣

使者立拊離子安曰爲小昆彌

補曰按段會宗傳安曰爲會宗所立

日貳亡阻康居

補曰陳湯傳西

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

王商大將軍王鳳議數日不決上召湯見宣室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

故事不過數日詭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

已解即日貳攻圍之事按段會宗以竟寧元年爲都護此事在建始元二

年王商時爲右漢徒已校屯姑墨

師古曰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徒欲候便

將軍言丞相誤

討焉補曰以上爲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日詐

畔亡而殺之

都護廉褒

補曰段會宗以建始二年更盡廉褒當以三年代

因得以刺殺

褒以恩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綰三百匹

補曰以上爲建始河平間事

後安口爲降

民所殺

補曰安日之立蓋已十二三年段會宗

漢立其弟末振將代

補曰

宗傳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

按會宗凡再爲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爲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

其弟會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會宗

傳末振將兄子校之是兄字誤時大昆彌渠犂健翎侯皆畏服之告

民牧馬畜無使入收

師古曰勿人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補曰入牧疑指

收租馬

一之類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

師古曰勝於

小昆彌末振將恐爲所并使

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渠犂

補曰按段會宗傳在立末振

漢欲以兵討

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

補曰段會宗傳不載此

持金幣與都護圖方

略

補曰段會宗之再爲都護更盡於鴻嘉二年自鴻嘉三年至永始四年

後孫建前則舜正在永始時此云都護或印舜致

立渠犂渠犂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

補曰

廟或大 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補曰爲其有罪久之大昆彌例侯難栖殺

末振將

補曰段會宗傳作末振將病死與此異

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

師古曰末

振將之兄名安日安口之子名安

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

補曰宋祁校越本無責字按汪

校亦

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邱

師古曰番音盤

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

年也

補曰段會宗傳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邱會宗留所發兵擊婁婁地還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

番邱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邱即子劍擊斬番邱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

孫即誅番邱宣明國咸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按此爲會宗使西域之三

會宗以例侯難栖殺末振

將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

補曰以賞功特置此官

責大祿大吏大

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璽云

補曰劉昭與服志注引東觀書云公侯金印紫綬中

二千石至四百末振將弟卑爰寔

師古曰寔音竹二反

補曰按匈奴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接寔翕侯人

石皆銅印璽授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

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散牛畜去卑援寔恐遣子趨還爲質匈奴

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散牛畜去卑援寔恐遣子趨還爲質匈奴

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散牛畜去卑援寔恐遣子趨還爲質匈奴

奴卽其人也爰援通息夫躬傳注蘇林曰寔音欽寔之寔音灼日本共謀
音詩載寔其尼之寔匈奴傳注服虔音獻提之提顏君以晉音是

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補曰以番邱見誅也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補曰古多以藉

爲兼并兩昆彌補曰息夫躬傳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居兩昆彌畏借兼并兩昆彌彌望之地墟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

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補曰段會宗傳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哀帝元壽二年大

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爲榮補曰哀帝紀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按匈奴傳是時

爲烏珠留若鞮單于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口傾以白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

弱補曰按王莽傳言大昆彌中國外孫是伊秩靡至始建國時猶存卑爰寔侵陵補曰謂侵陵兩昆彌都護孫建與

殺之補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建平中不應元始中尙在西域或再任也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爰

勞且無寧歲師古曰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補曰王莽傳始建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邊益侵意欲得烏

孫心適遣使者引小昆彌補曰王莽傳始建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邊益侵意欲得烏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

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

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

威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烏者先畔殺都護但欽

姑壩國

補曰莽曰積善見袁宏紀後魏書作姑默唐西域記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

王洽南城

補曰後

傳姑壩有石城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大都城周五十六里

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

長安八千四百五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九百五十八里

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

百人

補曰漢紀不言當爲次大國

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譚長

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里

補曰朱祁校云監本作千二十里晏本作二千二十里今以改定里數較

之當作千二百二十里

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

補曰自姑墨南行度額爾勾河經大沙磧至于闐沙行往往失路難以里

計北與烏孫接

補曰姑墨之北山皆烏孫地蓋今拜城北也

出銅鐵雌黃

補曰今滴水崖地有上下兩版

東通

龜茲六百七十里

補曰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蓋壤地相接故同

王莽時姑

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補曰亦以壤地接故并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爲名補曰地理

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定縣有月氏道上郡有龜茲縣蓋亦類此

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

算當作去長安八千七百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二百二十八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

人補曰漢紀以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

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補曰據改定里數當西至尉頭三百里補曰後

頭在溫宿北補曰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補曰水經注水導姑墨西北歷

姑墨西北正溫宿之北補曰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補曰漸近東通

姑墨二百七十里補曰後魏書溫宿在姑默西北今

龜茲國補曰唐書遠茲一日邱茲一日屈茲唐西域王治延城補曰後書

引作居延城唐書王居伊邏虛城唐西域記屈支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後書班超及梁慆傳龜茲又有它乾城按唐書自焉耆西南經二大河至

茲夷川也延城蓋在今渭干河北岸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補曰據改

去陽關三千二百八十八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

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補曰漢紀以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

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

補曰後趙班超傳有左將軍

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

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都千長各二人

補曰龜茲四達之國故有四部

卻胡君三人

譯長四人

補曰益亦分東西南北

南與精絕

補曰亦隔河相接

東南與且末

補曰後書班超傳注引作東與

且末是

西南與杆彌

補曰杆彌師古曰杆音烏補曰杆彌云東北與龜茲接

北與烏孫

補曰據後魏書龜茲都城在白山南

一百七十里故並白

西與姑墨接

補曰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餘里經小積至跋祿迦國水經注龜茲西去姑

山陽烏孫得居之

補曰梁書劉之遴傳外國操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是能鑄冶之證

有鉛

補曰唐西

七十餘里

能鑄冶

補曰梁書劉之遴傳外國操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是能鑄冶之證

餘

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補曰三蓋五字之訛見下焉有國注以今道計之凡六百

烏壘

補曰水經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

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

補曰亦小國

城都

尉

補曰蓋掌一城之譚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

補曰雖言同治應別有垣壘以處將吏如今西域回

城中別爲壘城之類據後傳

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補曰水經注於渠犂下云西北去烏

見漢書本此作東南也

渠犂

補曰武帝紀天漢二年渠犂

城都尉一人

補曰水經注言渠犂東川

茲城

南合爲一水水間有故城屯校所守也鄭氏之意以水間故城爲渠

犂田

官之城是田官不與渠犂同城之證第渠犂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

在龜茲

之南按後書云班超定西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

城居龜茲

是故城或超所居耳

人

補曰鄭吉傳發渠犂東北與尉犂補曰敦薨水自今博斯騰海兩溢東

南與且末

南與精絕接補曰且末之通精絕二千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

十里

補曰水經注敦薨水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蓋鄭氏之意以河即敦薨水今證以日

驗知其不然

敦薨水即今海都河水經注亦明言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

其水不得至

龜茲一也渠犂在烏壘東南敦薨水去之尙遠不得逕其國

西二也龜茲東川正由渠犂東南入大河敦薨水果出渠犂西則隔于東

川無由達河三也蓋敦薨所經者尉犂之西水經注所謂敦薨之水自西

海逕尉犂國者也渠與尉犂相亂耳此云西有河謂龜茲東川今之烏恰爾

薩伊河水經注云東川水逕烏壘南又東南注大河所謂烏壘南即渠犂

之西今烏恰爾薩依河已不與大河通而放道尙存由渠犂之西游河可

達龜茲東界知水經注所引史記卽此傳文者焉商等撰漢書在哀平間

舊名史記至明帝時猶稱班固私作史記故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

鄯氏又於焉耆下引史記皆此西域傳文

田渠犂補曰漢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鄭吉傳自張騫通

是時軍旅進出師

行三十二年

補曰自元光二年賣馬邑誘單于絕和親爲用兵之始

海內

虛耗

補曰張湯傳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

利以軍降匈奴

補曰武帝紀征和二年匈奴入上谷五原略吏民征和二年即單于

六年匈奴傳又云其年貳師降是以貳師降爲二年事

上既悔遠征伐而

而武帝紀功臣表李廣利傳皆作三年是匈奴傳誤

搜粟都尉桑羊補曰搜粟百官公卿表又作搜粟桑安羊

與丞相御史

補曰通鑑繫此事征和四年其時丞

奏言故輪臺以東

補曰輪臺國爲貳師所屠故稱故宋

相爲田千秋即史大夫爲商邱成

提枝渠犂皆故國

補曰水經注東川水逕龜茲東北歷赤沙積絮南流

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

積絮當即提枝是渠犂在今庫車城東

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南提枝在庫車城東北通考作接枝

補曰皆引河水溉之後魏書云輪臺南三

處溫和田美補曰今回可益通

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

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綵繒可以易穀食宜

給足不可乏

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綵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也補曰吳氏仁傑曰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

黃金綵繒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無意義黃金荷悅漢紀作前鐵吳氏仁傑曰舜典金作礦刑孔傳曰金黃金也呂刑其罰百級孔傳曰級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金銀銅鐵總名為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采綱漢紀作錦綱顧氏炎武曰不可乏當作可不乏漢祖先生曰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綵繒易穀于他國則食宜給足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而衍顧氏謂常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作可不乏非也

補曰欲分田卒故增置一校尉漢紀作二人

各舉圖地形

補曰李陵出居延北至浚稽山舉圖所過山川地形按地形見淮南子

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

師古曰益多也補曰元龜引張掖酒泉益多也在酒泉為句

遣騎假司馬為斥候

補曰軍法部有軍司馬曲有軍候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為之副貳通鑑注曰斥拊也候望也言開拓道路

候望也

屬校尉

補曰斥候士皆領於校尉

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

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補曰顏君文帝紀

注曰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按置傳驛者謂分置傳與置驛凡田一出使用車者曰乘傳用馬者曰騎驛吏曰進此騎置猶說文言置驛田一

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補

曰趙充國傳終不敢將共累重匈奴傳匈奴悉遣其累重按對屈楚傳重馬傷耗顏君注曰重謂懷孕者也是人畜皆得稱重魏晉間又或稱爲累

如樂贊不得奉擢尊累是也就畜積爲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曰卽一募民敢徙如今新羅之客戶

業補曰水經注敦薨水又西南流逕連城也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引注裂以爲田鄴氏以爲卽此連城也

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補曰通鑑注時烏孫王尙公主臣謹遣徵事臣昌

分部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補曰昭帝紀有丞相徵事任官文穎注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據屬也張晏曰漢儀注徵

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職罪免者爲徵事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徵事

霍傳有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徵事補曰前漢

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按徵事以二千嚴勅太守都尉之制郡有

石不以職罪免者爲之則臣昌或卽郭昌歟補曰漢舊儀邊郡太守各選士馬謹斥候蓄麥草

太守有明燹火補曰漢舊儀邊郡太守各選士馬謹斥候蓄麥草都尉補曰費

芟疏引郭氏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補曰蓋以貳師降恐臣昧死

日交乾芻也補曰蓋以貳師降恐臣昧死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請

補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

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補曰遠遙見羣臣上萬言曰民即生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曰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

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又惠帝紀應

劭注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口增三十是

百五十爲一算其時有司有此奏而未行故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

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師古曰重而音重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

西於車師千餘里補曰以今道里計之輪臺在車師前部西南一千三百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

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補曰功臣表開陵侯成燒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後漢書在征和四年危須尉犂樓蘭

六國子弟在京師者補曰六國皆近車師者三國外或且末山國焉耆等子弟非必侍子按征和元年樓蘭南其侍子以下蓋

室不遺是別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

各自將補曰六國之王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

師古曰食謂曰臥補曰車師降後便罷遣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諸國兵而諸國兵已匱乏不能供億漢軍

足以竟師

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補曰謂漢破車師時軍食尚多而土所載

以歸者不足

自給音道遠彊者盡食畜產贏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馱負食出

玉門迎軍

補曰明年始置敦煌郡故第言酒泉吏卒起張掖不甚遠補曰遣酒泉吏卒出玉

至酒泉接應二郡

接壤故言不甚遠然尙斷留甚眾師古曰斷留言其前後離斷不相連及

字 髮者朕之不明以爪侯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

補曰城下蓋長城馳

言秦人我句若馬

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補曰通鑑注云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

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爲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馳言者馳馬

東言也松按匈奴傳街律謀聖城藏鼓與秦人守之亦以漢降匈奴者謂

之秦又漢使者久留不還補曰通鑑注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故與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

遣之補曰正校與下無

師字故注以與軍釋之欲以爲使者威重也補曰即留匈奴之使古者卿

大夫與謀

師古曰與讀曰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尙不

所吉適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師古曰

者是

示爲文學兩學經書之人補曰御史兩御史大夫二千石者太子太傅少
傅將作大匠詹事大長秋典屬國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
大夫郎者郎中令屬官大夫謂太中大夫中大夫大夫光祿大夫郎議郎中郎
侍郎郎中文學郎大夫郎之堪備顧問者武帝紀曰者淮南衡山修文學
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

補曰郡屬國都尉謂郡守及郡與屬國
之郡尉從野侯以丞臺事族此趙破奴

別是

一人皆以虜自縛其馬不詳甚哉

補曰馬見縛
兵敗之兆

或以爲欲以見彊

師古曰
見顯示

補曰亦圓者籍馬秣之意宋祁曰別本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師古曰言
其夸張也

視亦讀曰示補曰此申明見

易之

補曰謂以易卜之張
易卦得大過爻在九

五孟康曰其經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何奴破不久也

過乾老坤生坤爲鬼方震

何奴困收

補曰此占者之詞凡對縛馬書者有
此三說以下又雜考之星氣占筮也

懷祖先生曰何奴上脫曰字曰者宋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

公車方士

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

補曰通鑑注公車方士方士之待
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爲

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巫覡者皆屬

何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

師古曰
今便利

之時後不
可再得也
又曰北伐行將於隴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隴山

之或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補曰

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故朕親發貳師下

吉卽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故朕親發貳師下

隴山補曰按匈奴傳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則隴山者五原塞外

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補曰惠氏

大過木兆卦也外克內應克世之兆所以敗也惠氏又云大過震游魂故

云木兆卦五動又成震初六辛丑土乃震之財故云外克內然大過九四

丁亥木也而受制於辛丑之土九四立世初六爲應故云應克重合侯得

世當時諸臣以漢爲內卦匈奴爲外卦故皆云吉而實反謬也重合侯得

虜侯者補曰是時重合侯莽通將言聞漢軍常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

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羊牛補曰匈奴傳

蓋匈奴有此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

一將不吉補曰漢將尙有商邱成莽通惟貳師敗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師古曰能

電錯傳風雨罷勢饒渴

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失一狼走千羊補曰此亦述匈奴之言謂因失一狼千羊亦不能自存狼喻將帥羊

喻士

遇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

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補曰匈奴傳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

師古曰言起亭隧也補曰匈奴傳起亭隧

君注曰隧謂深開小道而避敵鈔寇也依前文當作謂塞上亭守邊火者也後書西羌傳作亭隧

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

民也

補曰詩大雅傳云優渥也

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

補曰

百官公卿表征和四年大鴻臚戴仁

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

伯所弗能爲也

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向恥不爲况今大漢也補曰通鑑注蓋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

且匈奴得漢

降者常提搜搜索問以所聞

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賣文書也補曰通鑑注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腋

搜索者恐其挾兵刃

今邊塞未正闕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辛苦

而燧火乏失亦上集不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燧

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見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補曰顏君武帝紀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此上集蓋卽上

計漢之上計使唐謂朝集使也得者登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古

地言上策之簿亦不登載得登雙聲字日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何當今務在

奴人言之乃知此事補曰生口虜之生得者不得分爲二也禁苛暴補曰禁長止抗賦補曰通鑑注漢有力本農補曰謂勸修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

之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補曰亭養牝馬又見昭帝紀應劭注顏君所說以補缺以乏武備而已

免徭賦即復不事之意而以孟說爲非未得其解以郡國二千石各上進奇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

也邊馬有額馬死略盡故補之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

富養民也補曰據外戚恩澤侯表車千秋以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封通鑑

故取其嘉名也按車千秋傳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初貳

殿中因號曰車丞相是稱車千秋者在昭帝時表傳皆據其終言之初貳

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補曰貳師後行攻輪臺還過龜茲在杆

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

得受杆彌質

補曰匈奴背漢受樓蘭質子龜茲疑於背漢

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宏

羊前議

補曰武帝時欲田未果故皆議行之

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

補曰卽三校尉之一

將軍田輪

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

補曰渠犂在東輪臺在西皆傍塔里木河北岸

龜茲貴人姑異謂其

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

補曰輪臺爲今玉吉爾地在庫車城東三百二十里軍車城

南卽龜茲故國

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

補曰如陰末赴之爲漢未能征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

補曰事在元節元年

便宜發諸國兵

常惠傳惠奏請龜茲國營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

合五萬人攻龜茲

常惠傳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

以前殺校尉賴丹

補曰常惠傳兵未合先遣人賞其王以前殺漢使狀

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

貴人姑異所誤我無罪執姑異而惠惠斬之

補曰按常惠傳時烏孫公主

遣女來至京師

補曰楚王女弟史

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

補曰漢制郎中令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

而將號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郎國樂送主女過龜茲補

孝廉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至烏孫而過龜茲是烏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補

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

補曰宗室謂宗女按劉昭禮儀志載正月上陵禮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會陵又大喪禮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是

宗女有朝會之事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爲昆弟補曰言與

主女爲昆弟不敢質言壻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補曰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

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王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庭親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

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補曰用公主之儀當賜以車騎旗鼓歌

吹數十人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此蓋罷之如

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綺繡雜綉琦珍凡數千萬補曰師古曰琦音奇補曰王

於長安乘輿以爲武樂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

日片玉可以琦數千萬者言其直

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徹道周衛出入傳呼

補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官司馬內百官

案籍出入營衛周廡盡夜誰何鼓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

撞鍾鼓
補曰劉

警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譟止人清道

志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
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

東京賦云撞洪鍾伐鼙鼓

龜茲王所謂驢也
補曰說文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驢爲驢驘絳賓死其子

承德自謂漢外孫

補曰弟史號稱公主

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

親密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補曰渠犂在烏壘東南烏壘東至尉犂止三百里渠犂東通不得有六百餘也疑六字有

誤或中隔敦薨溢出之水而

哈勒鳴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
補曰據傳鄭吉從尉犂至長安是正當烏壘孔道去

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

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

補曰漢紀

以爲次

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

都護治所三百里

補曰後魏書龜茲在尉犂西北蓋龜茲國大其境得至烏壘北

南與都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

補曰危須城當在今博斯騰淖爾東南

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

補曰以去

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七百

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二百三十八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

補曰漢紀以擊胡侯擊胡都尉稅諸國蓋三國鼎峙故皆置擊胡官

左右

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

耆百里

補曰水經注云運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是焉耆在西危須在東傳不言西蒙上為文水經注引此傳文作西至焉耆

焉耆國

補曰西域記作阿耆尼國東

王治員渠城

師古曰員音于權反補曰錢氏大听以為員渠

即焉耆之轉猶之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危須國王治危須城也後書作南

河城後漢紀作河南城水經注敦薨水西源東流分為二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經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

為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按敦薨水今

日海都河海都河惟一水注博斯騰淖爾漢時入淖爾之處分為二又有

一水自西北來入于敦薨水其會合之地亦分為二員渠城正當其分處

故後書云導言焉耆有葦橋之險不欲令漢軍入焉耆更從他道焉

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可知城四面皆水葦橋大澤均海都河

所流也今既無敦薨分出同入淖爾之水又無西北來一水海都河南四

十里有舊城雖堞猶存周圍九里俗曰四十里城疑為員渠遺址後魏書

云員渠城在白山南七十里隋書云漢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補曰以去都

時舊唐也西域記云都城周六七里

去長安七千三百三十八里後魏書

當作去長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三百三十八里後魏書

又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按故瓜州在今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

又在瓜州西南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隋書曰勝兵

千餘人擊胡侯郤胡侯輔國侯

補曰後書班超左右將左將北隸支左侯元

孟左侯益馬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

補曰後魏

書焉者國在車師南按功臣表有匈奴歸義樓剽王伊即軒又有匈奴歸

義王次公此稱歸義車師君蓋車師人之降漢者封爲歸義君而處於焉

者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

補曰蓋亦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

里補曰西域記云從焉耆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

里川行七百餘里至屈支國按論一小山當仰阿勒噶山越二大河當即

敦薨太等焉耆至龜茲共九百餘里焉耆至烏壘四百

南至尉犁百里

里則焉耆至龜茲當五百五十也故據此以訂正之

後書班超傳超自臨茲討焉耆兵到尉犁界焉耆王廣與其大人迎超於

尉犁龜茲東北行先至尉犁後至焉耆是尉犁在南又按尉犁去烏壘二

百里危須縣尉犁以至烏壘五百里是危須去尉犁二北與烏孫接

百里焉耆東南去危須百里故西南去尉犁亦百里

補曰

之東境

近海水多魚

補曰水經注引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史記者即此傳文海者敦堯水所經也水經注云東南流注于

敦堯之穀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流爲海今日博斯騰淖爾後書云有海水由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魏書云員渠城南去海十里班超

傳國相張久等懼

誅亡入海是也

補曰以下諸國爲車師及匈奴故地皆旁天山山路迂曲里數難知傳文不盡合也

王治于婁谷

補曰

烏貪訾離國

補曰天山北路迂曲里數難知傳文不盡合也

定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計之烏貪訾離

在後國西千六百六十里按車師已分爲前後及山北六國不應其後國幅員尙千餘里計車師分國卑

陸且彌相距不過百里烏貪訾離以四十戶小國約在車師西三四

去長百里耳正當博克達山中故王治谷中也據後書國後爲車師所滅

安萬三百三十里

補曰此里數有誤

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

補曰

漢紀以爲小國傳言降衆

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

千七百人或都護散處之

補曰且彌在天山東烏貪訾離南與之接其去車師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補曰且彌在天山東烏貪訾離南與之接其去車師

不過千里若去長安萬里則烏貪訾離去單桓千四百餘里不得言接且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已過天山西亦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不能南接且彌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西與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烏孫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之接

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

卑陸國

補曰三國志注引魏

王治天山東乾當國

師古曰乾音千補曰武帝紀注晉灼曰天山近

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顏君曰即祁連山後書實固傳注以爲折羅漫

山在西州交河縣東北又於班超傳注云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唐書地理

志交河郡下既言交河縣北天山又言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

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按晉氏顏氏不言所在若班超傳注則在今巴

里坤寶固傳注及唐志交河縣北之說則在今吐魯番唐志西南入谷之

說則在今哈喇沙爾城北蒙古語謂天爲騰格里今西域所稱汗騰格里

山即天山則在庫車城北考匈奴傳惠合侯兵道車師北至天山是山

不在車師北之證章懷實固傳注及唐志交河郡下之說非也後書蒲類

國在柳中西北其非在蒲類海可知近世相承指巴爾庫勒淖爾南之山

爲天山蓋誤於章懷余往來西域登臨此山雖云險峻而高祇十五里不

足當天山之目是班超傳注亦未爲足據尋校傳文蓋漢時以今哈喇沙

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爲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達山以東故匈奴傳云票

騎將軍出說西過焉耆山焉耆即哈喇沙爾特標焉耆山明其爲大山御

覽引西河舊事匈奴歌曰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耆山使

我婦女無顏色焉耆支郎焉耆別言祁連與焉耆者互文見義耳水經注云

焉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爲天字之訛若以汗騰格里山當之地

既遠於車師且此傳言蒲類國在天山西南至都護可證天山實在焉

耆東倘在車師北是當烏壘西矣唐書西州西南至天山博羅圖山正

在古交河城西南三百餘里乾當國對奉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補曰

世以國爲谷之誤蓋與今阿拉葵山谷近

國計之卑陸前後國去長安約八千三百四十里乃得南接車師戶二百七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

百三十二人補曰漢紀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補曰與車師前國接故去

卑陸後國補曰分爲後國約烏孫之有大王治番渠頻谷師古曰去長安

八千七百一十里補曰去長安數不足據而就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

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曰更小於卑陸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

二人補曰都尉譯長皆少東與都立師北與匈奴補曰卑陸不言是後國

奴其時已補曰蓋車西與都立師接補曰蓋車

都立師國補曰後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補去長安八千八

百三十里補曰國在卑陸後國之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

三十一人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補

其時已補曰蓋車西與都立師接補曰蓋車

以此傳言是後城

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補曰後書云後為車師所滅

長在車師後國西

單桓國

補曰遺去病傳得單于單桓首涂王張晏注曰單桓首涂皆胡王也蓋漢因其號以建國

王治單桓城

補曰不在山中

故言

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

補曰據改定車師後國里數單桓在後國西二百里

戶三十七口百

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

補曰聚落之小者不足為國

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補曰後書云後為車師所滅

蒲類國

補曰後書云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

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舊焉國蓋立國之始也王治

天山西疏榆谷

補曰塞土宜榆故古者樹榆為塞朔方有長榆塞謂之榆中西羌傳有大小榆谷今新羅多榆以榆名地如榆樹

者往往

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

補曰後書言蒲類東南去長安八千三百

七十里則蒲類去長安當作九千四百六十里焉者去

戶三百二十五口

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

補曰漢紀以為小國後書作戶八百餘

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補曰焉耆去烏嚕四百里此在焉耆西里

數懸絕廷有誤字後書云盧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蒲類後國

補曰傳有小蒲類國或卽後國歟後書移支國居其地

王補曰前國尙知田作故有治地此則專逐水草也 去長

安八千六百三十里

補曰當亦九千餘里大抵在前國西

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

人

補曰小於前國後書云移支國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勇猛敢戰以兜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

補國侯

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補曰蒲類且彌傍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裕勒都斯地土爾扈特和碩特所游牧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天大谷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曰天大谷本作子大今從宋本

去長安八千

六百七十里

補曰西且彌距東且彌百六十里當去長安九千七十里

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

勝兵七百三十八人

補曰大於東且彌

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補曰並數有誤約八百里也後書不言疑爲東且彌所并

東且彌國王

補曰後書班勇傳勇斬後部王車執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

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

千二百五十里

補曰按後書東且彌去都中八百里是去長安八千九百七十里

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

四十八

補曰四十八通考作八十四

勝兵五百七十二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按後書云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

二千餘人

蓋并東且彌而彈盛

西且彌而彈盛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

十七里

補曰里數有誤約九百里也後書云崖巖居逐水草頗田作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

補曰去陽關四千七十里

戶九十

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

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補曰在卑陸之西則去都護當千或千一百也

狐胡國

補曰懷祖先主曰狐胡當依御覽所引作狐胡字之誤也

王治車師柳谷

補曰唐書地理志自交河縣北入谷百三

十里

經柳谷渡金沙嶺是狐胡在前都北後部南懷祖先生曰狐胡與車

師異地

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

字

無印去長安八千二百里補曰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九十里入谷六十五里至柳谷則去長安當作八千一百五十五里

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輔國侯左右都尉各

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

補曰據下至焉耆里數四十七當作七十

至焉耆七百

七十里

補曰不言西者蒙上爲文據此傳知孤胡去交河城六十里唐書言百三十者謂至金沙嶺柳谷適當道里之中

山國王

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補曰已見上注當作墨山國王治墨山坡

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補曰以去尉犁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

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

補曰漢紀輔以爲小國

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

補曰去都護當五百四十

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

補曰墨山在尉犁東則去危須近而焉耆遠里

誤有

東南與鄯善且末接

補曰墨山國在博斯騰湖兩南岸東南濱蒲昌海海南即鄯善且末境

山出鐵民

山居

補曰博斯騰湖兩南岸皆山

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補曰水經注言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是其地不

可耕故寄田歟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補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有交河水源出

縣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兒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交河城城北三里許有山谷一谷出四泉流逕城東一谷出五泉流逕城西至

城南三十餘里入沙而伏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

城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補曰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則交河

去陽關三千七百五十里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後書云領戶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後書云領戶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

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曰車師叛譯長二人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補曰城下至焉耆里數焉耆去烏壘四百

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補曰亦衆上西南爲文以今驛程計之則一千里

中九百十五里故後魏書云焉耆國東去高昌九百里

車師後國王補曰汪校作後王國治務塗谷補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

卽今濟木薩地唐之北庭都護府也通鑑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爲

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浮圖卽務塗之轉音此言務塗谷蓋城在山

中今濟木薩城北五里有破城爲唐都護府遺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

今城在唐城之南漢城又在今城之南也後書班勇傳後部有金且谷西

城傳有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後書務塗谷去洛陽九千六百二

且固城

十里扶郡國志云雒陽西至京兆尹汧

乃五十里以此城之則去長
安當作八千六百七十里
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

八百九十人
補曰蓋小于前國後書云領戶四
擊胡侯
補曰傳有輔國侯

輔國侯後書後
左右將
補曰傳有右將股鞬左將尸泥支後書
左右都尉

道民君譯長各一人
師古曰道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補曰

程一千六百五十餘里若漢時由前部以至後
部則當一千七百三十五里按當與前部互易

車師都尉國
補曰此蓋漢置
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
補曰按傳車師後王舉國降匈奴與共寇殺後城長
是知後城長與車師都尉皆漢所置以有人民名之爲國

耳
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

者介和王爲開陵侯
補曰功臣表言開陵侯不得封年義傳文似以天漢

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
補曰元封三年漢已破姑師其時西域未通
匈奴

道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補曰按匈奴傳漢使貳師將軍

師戰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繼以李陵敗降補曰當從武帝紀及功臣表李

是漢兵不利也此漢爭車師者一漢未得車師補曰當時師出五原商邱城

廣利傳補曰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補曰是時貳師出五原商邱城

作三年補曰道過車師北補曰今巴里坤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

泉龜車師也匈奴補曰道過車師北補曰今巴里坤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

匈奴補曰道過車師北補曰今巴里坤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

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

臣屬漢補曰匈奴傳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

民東而還此漢爭車補曰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

將兵擊匈奴補曰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

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補曰五將也補曰顧君此注補曰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

通於漢補曰此漢爭車師補曰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

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

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焉耆補曰此本始三年至地節二年漢

地節元年事凡三年地節二年漢

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

師古曰憲音許吏反補曰鄭吉傳吉將免刑罪以從軍數出西域爲郎憲官古今字

人補曰通鑑注罪人免其刑使屯田

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補曰漢傳此爲地節二年秋匈奴

奴傳以爲事在三年誤

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

補曰下言

三校尉以五百人爲校

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中

補曰隋書高昌北有赤石

山山北七十里有食汗山城在山中壘石爲之按姑墨亦有石城是知非城名鄭吉傳擊破車師先營城或卽其城歟

未得會軍食

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問漢兵且

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

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補曰按匈奴傳言左右賢王左右各益最大國然則裨小王爲小國矣諸小王

亦稱諸侯匈奴傳言匈奴西邊諸侯是也匈奴有東蒲類王

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

補曰今吐魯番有勝金口地

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

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

補曰匈奴傳勒兵逢擊烏孫顏君注以兵逆之

匈奴不敢前

吉意卽留一候

補曰所謂軍候

與卒二十人留守王

補曰留守石城備其王入匈奴

吉等引兵歸

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遁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置

渠犂

補曰就屯校城

東秦事

補曰吉蓋奏車師之捷

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

以安西國侵匈奴

補曰吉行至酒泉得詔書如此以吉傳推之吉還衛司馬使護南道當在此時所謂安西國者卽令其護南道

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

此非本年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

傳終言之

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

補曰別使吏卒之在渠犂者非屯校兵也按何

奴傳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

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卽此傳二年事也得降者言

補曰自此以下據此漢爭車師者四車師復降漢田車師始此得降者言

事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補曰前國爲今吐蕃近匈奴使漢得之多

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

補曰此校尉卽司馬田士千五百人往田

補曰通鑑作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卽用此傳文而訛士爲

七淺人又臆增卒字耳若果七千人下文不得言田卒少也 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

師城中補曰蓋匈奴將大將即其城下謂吉日師古曰即就也單于必爭此地

不可田也聞城數日乃解補曰匈奴傳匈奴遣左右與韓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後常

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補曰前國去烏壘千二百餘里渠犂在烏

壘南三間以河山師古曰間隔也音居瓦反補曰河謂敦薨水龜茲東川山謂敦薨山沙山鐵關谷北近匈奴漢

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

田者補曰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車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

上書諫言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公卿者魏相等也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

五使西域隨蘇武使一也本始二年使烏孫二也又持將張掖酒泉騎出

節護烏孫兵三也本始四年賜烏孫四也并此爲五 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補曰朱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

有兵 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三

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

補曰匈奴傳匈奴怨

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西道即當右地者

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

在焉耆者立以爲王

補曰據下傳蓋漢殺匈奴所立兜莫而立軍宿

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

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淡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

補曰此漢爭車

師者五漢得其民匈奴得其地

後漢使侍郎殷廣得資烏孫

補曰資其久留烏貴

求車師王烏孫貴

將詣闕

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資者入漢朝補曰汪校引劉原父曰漢求車師王妻于姑長安今漢復資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弟使與妻

子居耳文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錢氏大听云烏貴者車師王之名

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爲

句將詣闕三字爲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系字類到不能枚正由爲

之說非也松按將詣闕蓋吉傳言將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

其後俄戊巳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

補曰通鑑注曰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

故地松按當并徙還前王而後圖之建策亦於此時也

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

門關往來差近

補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微立或謂是五龍也

戊巳校尉徐

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

補曰今哈密至吐魯番經十三間房風戈壁卽龍堆北邊也新道避之又

省道里之半

車師後王姑句

師古曰句音鉤補曰匈奴傳作句姑

以道常爲挂置

師古曰挂者支挂也

言有所置立而支挂於已故心不便也

挂音竹羽反又竹具反其字從手

而填之者或不曉以挂爲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

補曰汪校引劉原父曰當道爲挂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王主爲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挂置猶言儲侍松按釋言云攜挂也說文

作構柱挂置卽指挂置爲携之假借字耳宋祁曰通典道下有通字

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

補曰在匈奴南故與南將軍接

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

補曰繫於

校尉

姑句數以牛羊賕吏

補曰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呂刑五過之疵惟來馬本傳惟求云有請賕也段氏云惟求

者今之求出不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圉

師古曰圉音子侯反謂姑句曰補

枉法賊

蓋北矛端生火此兵氣也

補曰開元占經引地鏡曰刀劍無放自

告之

補曰開元占經引地鏡曰刀劍無放自

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

補曰事不見傳

今久繫必死不如降何

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補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獎其中尤困者因

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壁按元歐陽圭裔高昌侯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

刺和緯也和緯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卓達焉和緯也哈刺

黑也其地有黑山也所言高昌最詳今名哈喇和卓漢文河城東二十里

爲今吐魯番廣安城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爲哈喇和卓即後漢之柳中由

此北入山爲後部又去胡來王唐堯補曰邦國比大和赤水堯近也音類

東出即匈奴境又去胡來王唐堯補曰邦國比大和赤水堯近也音類

厥反補曰後書西羌傳羌爰刳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九種在賜支河首

以西及在蜀漢徵北參狼種在武都龐牛種在越嶲白馬種在廣漢又有

五十二種八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副總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

實詐萬均薛萬敵破吐谷渾於赤水源

欽補曰按匈奴傳言時漢不以時救助唐堯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

不帝切則事在元始中

取也敏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

關首欽

上書言狀

補曰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

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

王昌等使匈奴

補曰匈奴傳昭遠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告單于西域

內屬不當得受

補曰匈奴傳注曰既單于謝罪

內屬不當得受

補曰匈奴傳注曰既單于謝罪

孝宣孝元皇帝哀憐

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
有降者不得收臣知父呼韓邪單于業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
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口匈奴骨肉
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
單于叩頭謝罪

執二王以付使者

補曰二王匈奴傳作二虜

莽使中郎王萌

補曰匈奴傳作中郎將此奪將字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也補曰

傳服虔注惡都奴西域之

單于遣使送

補曰匈奴傳因請其罪免其罪也

使者以聞莽不聽

補曰匈奴傳作有詔不聽莽居攝亦稱詔書

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

補曰

會陳兵

斬姑句店地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

補曰當作始建國

以廣新公甄

豐爲右伯

補曰按王莽傳始建國元年封甄豐爲廣新公二年以待當出

西域

補曰王莽傳莽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

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鞬左將尸

泥支謀曰

師古曰從音丁矣反

聞甄公爲西域太伯常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

導譯

補曰導譯者

前五威將過

補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

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五

美詩西成五補主

卷下

天

咸將乘軋文車駕坤六馬青負鸞鳥之毛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師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其東出者至元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者隋徽外應蓋州所給使貶句町王爲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所給使尙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太伯秩尊于五威將欲亡人

匈奴戊巳校尉刁護聞之

師古曰刁音彫

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

所埽婁城

師古曰埽婁城名埽音秀婁音樓補曰當卽後書班超傳所謂陳睦故城所消處也

置離人民知其不還

皆哭而送之至欽川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

驅畜產

補曰驅何奴傳作駝顏君注駝與驅同

舉國亡降匈奴

師古曰蓋率一國之衆也

是時莽易單于

璽單于恨怒

補曰何奴傳建國元年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何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始用夏侯濬求地有距漢語後

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費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

遂受狐蘭

怨恨王莽傳匈奴單于未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

支降遣兵與其寇障車師殺後城長補曰何奴傳城作威顯君注後成車師小國名長其長帥後成卽此傳

之後城長因

傷都護司馬

補曰言都護司馬以別於校尉司馬疑有分治後城長國者

及狐蘭兵復還

入匈奴

補曰後城長國在後國西故兵還匈奴當經車師前國之北

時戊巳校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

桓且谷備匈奴寇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史終帶取糧食

補曰劉昭百官志戊巳校尉有丞無史據此傳是有史二

人按漢制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二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此

戊巳校尉不言長史者護烏桓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屬得置六

百石之長史西域官惟都護與副校尉爲比二千石戊巳校尉以六百石

爲之屬職同于長史故後書卽稱戊巳校尉爲長史則此二史者或戊巳

之副非其司馬丞韓元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壁

屬官也

五人此言司馬丞或丞兼攝司馬也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

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其餘將軍亦有部曲右曲候右部之曲候說

文墨軍壁也鄭氏周禮注軍壁曰壘此分言者壁壘

非一處故互文言之領諸壁壘卽所謂總知營事

頗背叛

補曰是時西域騷動向未顯然背叛至始

相與謀曰西城諸國

校尉將人衆降匈奴

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卽將

數千騎至校尉府將諸亭令燔積薪

師古曰示爲燔火也補曰亭置燔之

至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

匈奴

補曰

匈奴

匈奴

匈奴

傳作劫略吏卒數百人

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

師古曰古然字補曰卽燔積薪

校尉開門擊鼓收

吏士

補曰見燒火故收吏士使入府

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

補曰殺刁護四子及其昆弟之子

獨遺婦女小兒

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

止留戊巳校尉城

補曰卽校尉府

所在也按傳言姑句馳出高昌壁是其時高昌有壁無城而後書言何奴車師共圍戊巳校尉又校尉城不在交河城內明證蓋前漢校尉城去交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段彭解戊巳校尉乃移治高昌壁耳

何奴南將軍相聞

補曰匈奴傳作遣人與匈奴南單于王南將軍相聞

南將軍以二千

騎迎良等良等盡薊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

帶爲烏賁都尉

師古曰賁音奔補曰按匈奴傳元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吾水上田故惟以良帶二人爲都

尉烏賁都尉匈奴傳作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是爲都尉官而寵以將軍之號三弄傳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泰西域將欽上言九

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後三歲單于

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

補曰烏珠留若鞮單于也以綏和元年死

弟烏柔單于咸立

師古曰柔音力追反補曰

按匈奴傳咸爲呼韓邪少子始建國二年莽拜咸爲孝單于匈奴傳匈奴
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當欲與
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
幣賂單于補曰匈奴傳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封爲塞下告塞
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欲莽遣款款弟騎都尉展德侯馮使匈奴
賀單于初立賜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
黃金衣被綰帛

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

補曰王莽傳莽

北令吏民

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

補曰欺詐謂前給言

匈奴大驛

北邊

補曰匈奴傳匈奴愈怒並

而西域亦瓦解焉當國近匈奴先叛殺都

護但欽莽不能討

補曰按莽傳事

天鳳三年遁遣五威將王駿

補曰王莽

五威

西域都護李崇

補曰後漢

將戊巳校尉

補曰卽

出西域諸國皆郊迎

送兵殺

補曰謂助兵與食兵

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

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

反問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惟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兵補曰王莽傳駿命

尉郭欽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兵還補曰王莽傳從莽封

欽爲剡胡子郭展曰剡音衫師古曰剡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剡轉寫誤

其命蓋作剡者尙書正字衛包改剡作勦从刀刀又誤作力遂相承用

勦而剡廢矣王莽傳將遣大司空征伐剡絕之矣猶存古字莽拜欽爲

外將軍又封何封爲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補曰近都護者龜茲數年

自天鳳三年至更始元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補曰漢書霍傳後凡

年漢兵誅莽凡八年補曰據哀平間分五十五國除自譚長十九人城長補曰君

國五十補曰去不屬都護者五國故曰五十自譚長補曰十九人城長補曰君

名者二監補曰以監吏名者三大棘補曰一人百長補曰千長補曰都尉

以都尉名者且渠補曰當戶傳無將相至侯王補曰將四十九人相一皆

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補曰此即匈奴傳所屬西域諸國佩中國印

屬都護者其數蓋懸百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

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

補曰若康居貢獻則都護更至其國屬賓奉獻則送其使

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

補曰漢紀武帝篇全錄此文稱爲本志本志對言本書也

孝武之世國制匈奴

師古曰國謀也補曰漢紀作圖利制

患其兼從西國

師古曰從音子客反

結黨南羌遁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

補曰後書西羌傳曰

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懷祖先生曰曲當爲西武帝所開四郡皆在河西通與御覽引竝作河西西郡漢紀作

四郡玉門下

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爲斷匈奴右臂漢紀有關字

伐朝鮮起元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班超傳注云南面以西爲右也漢紀匈奴下有之字

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

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補曰匈奴傳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紀作遠遁

漢北武帝紀注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日幕

遺值文景元鼎養民五世

補曰高惠文景至孝武爲五世

獨斷云呂

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

補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分養馬三十萬

故能睹犀布

補曰漢紀故能下有積聚貨三字懷祖先生曰布當爲犀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漢紀通典引並作犀象

瑁則建珠崖七郡

師古曰瑁音代瑁音珠補曰地理志粵地處近海多瑁象毒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漢建珠崖七郡漢紀作開健

爲朱崖七郡按武帝紀及地理志元鼎六年定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元帝時始棄珠崖儋耳兩郡則七郡當作九郡漢紀數感枸櫞竹杜則開牂柯越嶺師古曰枸音矩補曰按西南夷健爲者亦非

食蒙蜀枸櫞蒙問所從來曰西北牂柯江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蜀蜀出枸櫞多持竊出市交即蒙上言通夜郎道置犍爲郡其後西南夷數反罷西夷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塞因盛言大夏與中國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天子乃令王然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地理志牂柯郡越嶺皆元鼎六年開闢天馬蒲陶本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嶺沈黎文山郡

則通大宛安息補曰通考引無安息二字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

官如淳曰文甲卽瑋珉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補曰文甲通犀漢紀生文貝犀象東方朔傳宮人符璫珉垂珠璫蒲梢龍文魚

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蒲馬音所交反補曰漢紀作璽璫璫身目若黃金名曰吉皇之乘此龍文

賦野承華之蒲梢說文馬赤鬣縹身目若黃金名曰吉皇之乘此龍文者謂其文似龍猶駢駢文如縹魚矣兩雅馬二日白魚西京雜記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轡以金銀鑰石以緣地五色繡爲蔽泥漢舊儀中黃門駢馬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果下馬顏注駢馬音當作蒲梢馬名相音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師古曰鉅亦大補曰漢紀作巨象師子猛獸大雀之羣食

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

於外面本紀元狩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補曰三輔黃圖云

二年南越獻馴象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廬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

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漢宮殿處方

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上林苑方三百穿昆明池補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

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本紀元狩三年滅虜西北

地上郡戌卒半發騎吏穿昆明池補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回營

十里有百艘樓船建樓櫓文船各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葆應蓋

千門萬戶之宮補曰本紀太初元年起建章宮頗君注在未央宮立神明

通天之臺補曰神明臺在建章宮開闔門內通天臺亦曰候神臺又曰望

者言此臺高上通于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

傳推甲乙之帳燭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補曰東方朔

顏君此注蓋用應說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落以隋珠

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補曰漢紀作絡以天子負繡依襲翠被馮玉几而

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道爲繡文也白與黑謂之繡又

繡散不得言負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名補曰酒池在長樂宮中東司

也漢紀作居

馬門內其水來自未央宮自

三

未央北塿出經壽宮南入長樂宮北墻經長秋殿大夏殿之北漢爲池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是酒池在香室街太平寰宇記云武帝作酒池以誇羌胡飲以鐵盆重不能舉皆抵牛飲按三輔黃圖有秦酒池長安志亦言酒池秦始皇造漢武帝行舟於中是非自漢設

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

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資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于庭炫爛日光西京賦云海騎變而成龍卽爲此色也俞音踰碣音大返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視者視之令觀也補曰漢紀俞作渝衍作演抵作厲武帝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泰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悉生就賜作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鼓於庭極畢化爲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達切肩不傾又踰局出身藏形于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盡後漢相因用之正旦唯無角抵耳巴俞並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補曰食貨志漢末降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費凡百餘鉅萬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胡譯者數萬人皆得厚賞

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

至於用度不足通權酒酤筦鹽鐵

補曰本紀天黃三年初權酒酤食貨志云以東郭成

陽孔僅爲大農丞乘傳舉行天下鹽

鑄白金造皮幣

補曰本紀元狩四年有司請收銀錫造白

銀及皮幣以足用按食貨志白鹿皮方尺緣以緡爲皮幣直四十萬又造

銀錫白金三品一日重八兩圍之其文龍直三千二百日以重差小方之其

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

算至車船

補曰漢紀作船車本紀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按食貨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

騎士輜車一算商人輜車

租及六畜

補曰如淳以租及六畜爲民力屈財

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租及六畜

補曰口錢見昭帝紀注

用竭補曰古曰屈音其勿反

因之以凶年

補曰食貨志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干

里寇盜並起

補曰通考引作羣盜

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

然後勝之

補曰漢紀作衣繡衣持斧鉞斬斷于郡國本紀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牧等阻山攻掠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

衣繡衣杖斧

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

哉補曰通考引而作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厄

且仁聖作聖人

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

王諫伐國

補曰淮南

越書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杜欽論見此傳揚雄論見匈奴傳漢紀作分別區域師古曰厲實之辭也序文也補曰史書曰西戎卽序記索隱引王肅尙書注西戎西威禹旣就

隔絕外內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魏書西域傳序引非上

威服作非

盛威武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

補曰漢紀西域作貧弱雖

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

補曰漢紀作匈奴

奴徒能得統作總此言

西域之無益于匈奴與漢隔絕道里又遠

補曰道里通考引作道路又漢紀作尤此言西域之無損

于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

補曰漢紀故自建武以

來西域思漢威德

補曰通考引作盛德

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師界迫匈奴尙

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貢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

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

補曰後書西域傳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

強不肯附屬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十七年賢復遣使來獻請都護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

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
服皆還其侍子通考引作聖人建極古今
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

白雉太宗之御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尙茲

師古曰西戎卽序說山在前

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考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御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邪走馬以糞故贊引也補曰孟堅生于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創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贊得光武爲聖上者史通云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事帝意乃解卽出固徵詣校書可見漢書之傳多有叔皮所作贊稱聖上爲叔皮之辭孟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于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藏護在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叔皮目擊時事言之故
祥也注成王問周公注校本成作至